DS
735
A2Y86
1771a
v. 58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400162
ASIAN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五

明

莊烈帝

丁丑 崇禎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食

賊犯安慶

張獻忠糾羅汝才馬守應劉國能（即闖塌天）等自襄陽東下與江北賊革裏眼左金王合烽火達淮揚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操江都御史王道直總兵楊御蕃分汛固守安池道史可法親率兵當賊衝賊遂從間道犯安慶連營百里詔左良玉馬爌劉良佐合兵往援皆大破賊賊走潛山太湖山中巡撫張國維（字玉笥東陽人）檄良玉搜山不

應尋北去賊復出太湖敗官軍於酆家店殺參將程龍陳于王等四十餘人遂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攻天長破盱眙良玉令河南士民合疏留己竟不赴援已而總兵牟文綬偕良佐來赴賊始遁獻忠入湖廣

二月我

大清兵下朝鮮

先是我

大清往征朝鮮攻克義州渡嘉山江進薄平壤朝鮮空城遁去國王李倧遣使請受盟因許其通和而還旣而朝鮮復屢背約陰持兩端我

太宗文皇帝乃親統大軍征之長驅直入遂克王城國王李倧

逃于南漢山城。

大軍圍之其妻子羣臣盡被俘獲已而漢江口濱海之地

及江華島城在朝鮮國開州東北海中復爲

大軍所取倧勢益窮蹙乃上明所給勑印奉表出降朝鮮既降皮島益孤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夾攻之副總兵金日觀力戰死皮島遂爲

大清所取。

三月起楊嗣昌爲兵部尚書。

嗣昌以父憂在籍會尚書張鳳翼卒帝顧廷臣無可任者乃以嗣昌爲之嗣昌博涉文史多識先朝故事有口才酬對敏捷帝以爲能所奏請無不從嗣昌議大舉平賊分各省官軍爲四正六隅謂之十面之網總督總理

文燦歷官既久且顯著烈豈容不識其爲人乃以勦賊重任而令中使隱覘其

二臣隨賊所向征討。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因舊額量加畝輸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曰溢地。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曰事例。富民輸貲爲監生。曰驛遞。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議上。帝下詔有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語。改因糧爲均輸。布告天下。尋以武臣驕惰逮戮失事。總兵王忠張全昌惟左良玉以六合破賊功。戴罪自贖。

夏。四月。以熊文燦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

文燦官閩廣久。帝未識其爲人。因遣中使假廣西采辦名往覘之。既至。文燦甚有所贈遺。留飲十日。中使喜語

是非更何足信況文燦酒酣耳熱不過浮誕狂談其胸中本無定見閹奴德其贈遺專務揄揚莊烈更因嗣昌借內援薦引擢總軍務卒致庸劣僨轅當時國勢將傾即慎簡賢能猶恐難勝扶危之選而朝廷求才大臣推轂皆取必于宦官安得不益促其滅亡乎

及中原寇亂。文燦方中酒。擊案罵曰。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詎令鼠輩至是。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廣西采辦也。銜上命覘公。公信有當世才。非公不足辦此賊。吾今還。公旦夕且召。文燦出不意。悔失言。隨言有五難。四不可。中使曰。吾見上自請之。若上無所吝。即公不得辭矣。文燦詞窮。應曰諾。中使還朝。果言之于帝。初文燦自貴州徙家蘄水。與邑人姚明恭爲姻。明恭官詹事。與楊嗣昌相善。嗣昌握兵柄。得帝眷。以帝急欲平賊。規引一人自助。明恭因薦文燦。且曰。此有內援。可引也。嗣昌遂薦之。至是帝以文燦總理南畿五省軍務。文燦拜命。即請左良玉所將六千人。爲己軍。而大募粵人。及烏蠻精火器

者。一二千人以自護。弓刀甲冑甚整。文入廬山。謁所善僧空隱。僧迎謂曰。公誤矣。文燦屏人問故。僧曰。公自度所將兵。足制賊死命乎。曰。不能。曰。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曰。未知何如也。曰。二者既不能當賊。上特以名使公。厚責望。一不效。誅矣。文燦却立良久。曰。撫之何如。僧曰。吾測公必撫。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文燦乃辭去。抵安慶。良玉桀驁。不受節制。其下與粵軍不和。大訢。文燦不得已。遣還南兵。然良玉軍實不爲用。嗣昌言于帝。乃以邊將馮舉苗有才兵五千人隸焉。已而京營將黃得功字虎山。開原衛人。連破賊兵威甚振。當是時。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增兵餉大半。期滅賊。賊頗懼。及文燦至。京軍屢捷。益懼。文燦顧決計招撫。刊檄徧懸通都。帝聞之怒。嚴旨譙責。嗣昌爲救乃解。

六月。温體仁罷。

體仁在閣八年。日與異己者爲仇。帝以爲樸忠。恩禮無與比。體仁自念排擠者衆。恐衆怨歸己。倡言密勿不宜宣洩。閣揭皆不發。亦不存錄。故所中傷。人不能盡知。廷臣劾之者。先後不可勝計。布衣楊光先至輿櫬上奏。帝益謂其孤立。罪責言者。或至杖死。至是。常熟人張漢儒。訐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事。先是。庶吉士張溥。知縣張采。倡爲復社。與東林相應和。里人陸文聲者。輸貲爲監生。求入社。不許。因詣闕言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爲主盟。倡復社。亂天下。體仁下其事于提學。御史倪元珙。兵備參議馮元颺皆言復社無可罪。失體仁意。俱被降謫。于是復有張漢儒事。張溥。字天如。張采。字受先。俱太倉人。倪元珙。上虞人。馮元颺。字爾賡。慈溪人。體仁故讐謙益。擬旨逮下詔獄。嚴訊。謙益危甚。求解于司禮太監曹化淳。化淳。故王安門下也。德謙益嘗爲安作碑文。頗爲

溫體仁前以枚卜生嫌早欲甘心謙益乃謙益急而走險求解與援曹化淳復因體仁密揭其私自請案治悉舉其平日交關詭計發覆無遺莊烈亦遂頓悟奸謀聽其引退以衆廷臣積年不能撼者一寺人不轉瞬而逐之體仁固不足道而當日黜陟大權偏徇中官毀譽莊烈之察察適成其憒憒耳

嘗求漢儒偵知之與其黨告體仁體仁密奏帝請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懼自請案治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密謀獄上帝始悟體仁有黨詔下漢儒等立枷死體仁乃佯引疾意帝必慰留及得旨竟放歸體仁輔政數年念朝士多與爲怨不敢恣肆用廉謹自結於上苞苴不入門然當是時流寇蹂躪畿輔擾中原邊境雜沓民生日困未嘗建一策惟日與善類爲仇其所引與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且藉形己長固上寵帝每訪兵餉事輒遜謝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駑下擢至此位盜賊日益衆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愚無知但票擬勿欺耳兵食之事惟聖明裁決有訴其窺帝意旨者體仁言臣票擬多未中窾要每經御筆批改頌服將順不暇詎能窺上旨帝愈親信之及得旨放歸體仁方食失匕箸歸踰年死

兩畿山西大旱山東河南蝗

秋八月以劉宇亮綿竹人字烈弟傅冠字元甫進賢人爲禮部尚書薛國

觀韓城人。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國觀為人陰鷙谿刻。不學少文。溫體仁因其素讐東林。
密薦于帝。遂致柄用。時體仁雖去國。而國觀與張至發。
並效其所為。蔽賢植黨。國事日壞。

冬十月。李自成犯四川。

自成窺蜀中空虛。乘間陷寧羌。破七盤關。在保寧府廣元縣北七盤嶺上。分三道入蜀。總兵官侯良柱禦之于綿州。戰死。遂連陷昭化。劍州。梓潼。江油。黎雅。青神。進逼成都。未幾。洪承疇督曹變蛟來援。自成乃由洮州入番地。官軍轉戰千里。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自成引殘卒竄入岷州及西河。宋置州。明改縣。禮縣。元置禮店縣。明初改千戶所。山今縣屬秦州。禮縣。成化中。置禮縣。今縣屬秦州。

中。

以中官曹化淳提督京營。

復以李明哲提督五軍營。杜勳提督神樞營。閻思印提督神機營。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

戊寅 十一年春正月。裁南京冗官。

夏四月。張獻忠僞降。總理軍務熊文燦受之。

當是時。河南湖廣賊十五家。惟獻忠最狡黠驍勍。次則曹操。獻忠嘗僞爲官兵。欲紿宛城。左良玉適至。獻忠倉皇走。前鋒羅岱射之。中額。良玉馬亦及。刀拂獻忠面。馬馳以免。會熊文燦爲總理。刊檄撫賊。闖塌天與獻忠有卻。詣文燦降。獻忠創甚。不能戰。心內恐。至是。偵陳洪範

張至發碌碌備位去留原

隸總理麾下爲總兵。大喜。獻忠嘗死。洪範救之。事具前。因遣間齎重幣獻洪範。曰。獻忠蒙公大恩。得毋死。公豈忘之邪。願率所部降以自効。洪範亦喜。爲告文燦。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銘球廣東海豐人。分巡道王瑞楠永嘉人。與良玉謀。俟獻忠至而執之。文燦不可。乃止。

張至發罷。

至發嘗疏詆黃道周。頌溫體仁。屢爲言者所劾。至是。中書舍人黃應恩。以賕請得罪。詞連至發。至發憤甚。連疏請勘。帝優旨褒答。而下應恩獄。至發乃乞休。自引三當去。未嘗稱疾也。忽得旨回籍調理。時人傳笑以爲遵旨患病云。至發頗清強。起外僚。諸翰林多不服。又始終惡異己。不能收物情。帝亦以其望輕。即聽之去。後

不足爲重輕且嘗詆正類而傾奸邪其人更無足取特是莊烈既擢之政府用舍自有權衡即知其素餐曠官亦當明示以罷絀之故乃止因其以外吏起家爲翰林所不服遂謂其望輕而棄之當時廷臣伐異黨同甚至把持朝局積習實可痛恨莊烈不能袪除惡俗轉視以進退閣臣傎亦甚矣

十四年。帝思用舊臣。特勅召周延儒賀逢聖及至發。獨至發四疏辭。十五年四月。卒于家。

五月。熒惑逆行。至秋乃滅。

帝素服減膳。諭諸臣修省。

六月。孔貞運罷。

貞運先與黃士俊賀逢聖同相。已而兩人相繼罷去。士俊十年十二月罷。逢聖是年三月罷。及是。貞運代張至發爲首輔。會帝親自考選諸臣卷。下輔臣再閱。貞運及薛國觀頗有所更。及命下。閣擬悉不從。而帝以所擇十八卷下部議行。適新御史羣謁朝房。貞運言。諸卷說多難行。新御史遂有劾之者。貞運即引歸。國變後。貞運哭臨慟絕不能起。未幾卒。貞運。至聖六十三代孫也。

以楊嗣昌程國祥蔡國用入。金谿人。爲禮部尚書。方逢年遂安

范復粹黃縣人。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嗣昌兼掌兵部。

初。國祥掌戸部。議借都城賃舍租一年。可得五十萬。勛戚內官多匿不奏。得僅十三萬。然國祥由是得帝眷。至是與嗣昌等並入閣。

兩畿山東河南大旱蝗。

秋七月。謫少詹事黃道周官。

初。遷安郭鞏以逆案謫戍。其鄉人為訟寃。楊嗣昌時巡撫永平。聞于朝。及奪情入閣。又起復逆案陳新甲長壽人。為總督。于是言官相繼論之。道周上三疏。一劾嗣昌奪情。一劾新甲走邪徑。一劾遼東巡撫方一藻歙縣人。主和

議。時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會廷推閣臣。道周名在列。帝不用。用嗣昌等。帝疑道周怨望。嗣昌復摭拾道周前辭論德疏中。有文章氣節。不如鄭鄤鄭鄤字峚陽。武進人。振先子。語。鄤方以逼父杖母。為時詬病。鄭鄤者。故庶吉士。與文震孟同建言。相友善。溫體仁憾震孟。因劾鄤假乩仙判詞。逼父振先杖母。言嗣出其從母舅大學士吳宗達。帝震怒。不俟佐證。磔死。嗣昌因言鄤杖母。飛走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鄤。何用談綱常為。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遮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及是召內閣及諸大臣于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然無所為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為

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稱旨、帝屢駁詰。道周曰。今日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臣不得不言。帝曰。昔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止因言僞而辨。行僻而堅、故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故聖人誅之、臣心正、所行事皆正、無一毫私、帝曰、向以爾偏、稍示裁抑。後聞爾有操守、旋復官、不圖恣肆乃爾、本當按問、念列講官。姑出候旨。遂叱之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

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念其名高乃傳諭數百言戒廷臣毋爲道周劫持相朋黨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

八月傅冠罷

時有章奏發自御前者冠以爲揭帖援筆判其上既知誤惶恐引罪帝即放歸

九月我

大清兵入塞燕京戒嚴

大清兵分路入墻子嶺青山口薊遼總督吳阿衡裕州人敗死監視中官鄧希詔遁走遂深入抵牛闌山總監高起潛兵敗遂由盧溝橋趨良鄉下畿輔城四十有八前大

學士高陽孫承宗本朝賜專謚忠定。一門殉節死。子舉人鈐、尚寶丞鑰、官生鉌、生員鋡、鎬、從子鍊、及孫之沅、之滂、之澋、之洁、之濾、從孫之澈、之渼、之泳、之澤、之瀲、之瀚、皆戰死。又同時死節者。知州則有深州知州孫士美、及父訥、一家從死者十三人。知縣則有任邱知縣白慧元、亦一門俱死。餘如慶都知縣黃承宗、靈壽知縣馮登鰲、文安知縣王鑰、蠡縣知縣王釆、新河知縣崔賢、鹽山知縣陳誌、固城知縣王九鼎、青縣知縣張文煥、興濟知縣錢珍、慶雲知縣陳緘王等。教官則有鉅鹿教諭唐一中、蠡縣訓導馮大綸、吳橋訓導劉廷訓、臨城訓導張純儒等。鄉官則有喬若雯、李禎宁、李崇德、董祚、魏克家。諸生則有桑開基等。皆以殉節死。 孫士美、青浦人。白慧元、清澗人。馮登鰲、膚施人。王鑰、武功人。王釆、澤州人。崔賢、弋陽人。唐一中、全州人。馮大綸、登鰲從父。劉廷訓、順天通州人。張純儒、新安人。喬若雯、臨城人。歷兖州知府、罷歸。李禎宁、任邱人。歷山西按察使、罷歸。李崇德、青縣人。歷戶部員外郎。董祚、隆平舉人。魏克家、高陽人。知鄒平縣。又自德州渡河。下山東州縣十有六。事在明年正月。執德王由樞。莊王見潾六世孫。布政使張秉文字含之、桐城人。等死之。先是。楊嗣昌檄山東巡撫移師德州。

于是濟南空虛。巡按御史宋學朱。方行部章邱。聞警馳還。與秉文。及副使周之訓參議鄧謙鹽運使唐世熊等。議守城。連章告急于朝。嗣昌無以應。及濟南被圍。秉文等分門死守。晝夜不解甲。援兵竟無至者。及城潰。秉文巷戰。被箭。力不能支。死。妻方妾陳。俱投大明湖死。學朱之訓。謙。世熊。與濟南知府苟好善同知陳虞允通判熊烈獻歷城知縣韓承宣臨邑知縣宋希堯博平知縣張列宿茌平知縣黃建極武城知縣李承芳邱縣知縣高重光及恩縣鄉官李應薦歷城舉人劉光化子漢儀皆死焉。時又有劉大年者。官兵部主事。奉使南京。還朝。道歷城。城破。亦死之。

宋學朱。字用晦。長洲人。周之訓。黃岡人。鄧謙。孝感人。唐世熊。灌陽人。苟好善。醴泉人。熊烈獻。黃陂人。韓承宣。爌之孫。高重光。字秀恒。保定縣人。劉大年。江西廣昌人。

詔盧象昇督兵勤王。

象昇遭父喪。請守制。未行。詔督山西總兵楊國柱王樸。虎大威諸軍入援。時楊嗣昌奪情。任中樞。與總監中官高起潛陰主和議。象昇心非之。會召對平臺。帝慰勞之。

咨以方略對言命臣督師臣意主戰帝色變良久日和乃外廷議耳象昇因奏備禦形勢甚悉帝壯之而戒象昇持重命與嗣昌起潛等議當是時帝心知

大清兵銳甚力不敵而聰言和故委廷議以咨象昇象昇出與兩人議不合卽日陛辭嗣昌送之屏左右欲有言久而不能出口第丁寧毋輕戰而已象昇念帝意頗銳而事多爲起潛撓憤甚疏請分兵嗣昌定議宣大山西三帥屬象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越數日嗣昌至軍象昇責以阻師且日公等堅主和議獨不思城下之盟春秋所恥長安口舌如鋒恐袁崇煥之禍立見嗣昌赬赤日公直以尙方劍加我矣

象昇曰既不奔喪又不能戰尚方劍當先加己頸安得加人嗣昌曰公毋以長安蜚語陷人象昇曰周元忠赴邊講和往來數日其事始劃鎮監督受成本兵通國共聞誰可諱也嗣昌語塞而去元忠本瞽人嘗賣卜于遼多相識故嗣昌遣之然議和事大不得要領而止又數日會起潛安定門象昇大言非血戰無以盡臣職起潛曰恐野戰非我所長耳兩人始終各持一議

洪承疇大破李自成于潼關

先是自成復謀犯蜀諸將馬科賀人龍拒之乃走漢中又為左光先所扼其黨皆降惟自成東遁承疇命曹變蛟窮追設伏于潼關之南原大破之自成妻女俱失從

文燦三撫不主勦惟圖苟且息肩庸妄懦怯所見實與兒童無異夫以張獻忠兇悍不馴流毒幾半天下特因屢敗求降文燦竟墮彼狡謀輕爲納受又不聽林銘球等襲執之計甘于養虎深山及孫傳庭引兵蹙賊復妄疑如其招撫之功公然檄止至羣賊橫行益甚穀城旣畔遂爾撲滅無期與陳奇瑜之縱賊車箱同爲存亡關鍵以指日就擒之寇而聽其優游逸去其罪與助逆何殊厥後文燦雖正刑章而宗社終墟又豈一死之所能贖耶

十八騎遁商洛。時關中賊略盡。張獻忠已降。惟羅汝才等十餘部。往來豫楚。窺陝西。亦以求撫紿熊文燦。孫傳庭復引兵敗之于閿鄉靈寶。賊窘甚。忽得文燦止兵檄。謂毋妬我撫功。縱部下戕殺。傳庭怏怏而還。未幾。承疇傳庭皆入衛北行。賊遂不可制。

冬。十二月。方逢年罷。

時刑科奏摘參未完疏。逢年以犯贓私者。人亡產絕。瓜蔓親戚。遂輕議以上。而帝意欲罪刑部尚書劉之鳳。責逢年疏忽。逢年引罪。即罷歸。

督師侍郎盧象昇敗于鉅鹿。死之。

是時。

大清兵分三路深入。一由淶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聞之。從涿州進據保定。令將分道出禦。大戰慶都。猶未敗衄。而一時列城多望風失守。嗣昌乃奏落象昇尚書銜。以侍郎督師。象昇自擢兵備。與流賊角。大小數十戰。賊雖強盛。俱烏合之衆。一敗即散走。故所向摧破。及是。

大軍在前。又為嗣昌所扼。兵力單。餉久乏。將士饑甚。自知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皆泣。莫能仰視。旋進至鉅鹿南賈莊。中官高起潛擁關寧兵。相距五十里。象昇遣贊畫主事楊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往乞援。因與訣曰。死西市。何如死疆場。吾

以一死報君猶爲薄耳廷麟詒起潛起潛不應象昇卒僅五千行至嵩水橋與大清兵遇總兵王樸先引兵逃去惟虎大威楊國柱從象昇勒麾下卒居中大威帥左國柱帥右大戰移時乃休兵夜半被圍明日騎益大至圍三重象昇麾兵力戰礮盡矢窮大威請潰圍出象昇不許猶奮鬬身中四矢三刃手格殺數十人乃死一軍盡亡惟大威國柱得脫起潛聞敗遂倉皇遁嗣昌既夙惡象昇而起潛懼坐罪誅諱象昇死狀嗣昌疑不死詔驗視廷麟遣將得其屍麻衣猶被體一卒遥見即號泣曰此吾盧公也肅拜衆皆拜畿民皆奔走雨泣曰盧公死誰恤我者競立祠祀

之。順德知府于頴。金壇人。覈其狀以上。事始白。嗣昌故靳之。踰兩月。乃得殮。象昇嘗三賜劍。未嘗戮一偏裨。愛才恤下。如恐不及。沒後。羣臣多為請卹。帝先中嗣昌言。不納。及嗣昌敗。乃加贈卹。福王時。追謚忠烈。本朝賜專謚忠肅

己卯十二年春正月。以洪承疇總督薊遼軍務。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尋下傳庭于獄。

朝議移承疇薊遼。帥秦兵東守。傳庭言秦兵不歸。則流賊勢張。且軍士家在秦。久留于邊。非譁則逃。無益。帝不能用。尋又移傳庭于保定。傳庭疏請召見。為楊嗣昌所阻。愠甚。引疾乞休。嗣昌復劾之。詔斥為民。逮繫論死。

二月。劉宇亮罷。

初。宇亮自請督察軍情。抵保定。聞盧象昇敗。懼甚。急趨

晉州。不敢戰。尾

大清兵而北。至天津。乃劾總兵劉光祚逗遛。詔斬光祚軍

前。而光祚適有武清之捷。宇亮復具疏乞宥。帝責其前

後矛盾。削籍。

三月。我

大清兵出青山口。

帝逮治失守封疆諸臣。巡撫陳祖苞總兵吳國鎮等三

十六人。同日棄市。

夏四月。總兵官左良玉敗賊于鎮平關。在南陽府鎮平縣。

初賊渠馬士秀等降良玉。處其衆于許郊外。許。大州。諸

將寄孥處。會良玉率諸將入援。士秀等假良玉軍號。給

人主簡用大臣賢否自宜素悉況命相大事更非可以援題發策取繼臨時且程國祥綸扉之擢莊烈既默定于衷乃欲假虛文以愚耳目措置尤為可笑蓋莊烈亦知廷推之易涉私黨故變為枚卜又恐枚卜之未協衆心故變為親試法愈變而愈不得人甚至陳演巧結閹寺預探意指

入城。縱火殺官吏。藏良玉家。至是。良玉南還。擊賊馬進忠于鎮平關。降之。復遣降將劉國能擊降士秀等。于是熊文燦上言。兵威大震。賊歲月可平。帝優詔報之。

程國祥罷。

初。國祥之相也。帝御中極殿。召廷臣七十餘人。發策親試之。時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終考者止三十七人。然帝意已前定。第假是為名。居數日。國祥遂與楊嗣昌等同相。時先後居政府者八人。劉宇亮。傅冠。薛國觀。楊嗣昌。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及國祥。凡八人。而嗣昌薛國觀獨用事。國祥委蛇其間。自守而已。至是召對。國祥無一言。帝傳諭責其緘默。大負委任。國祥遂乞休去。尋卒于家。未幾。蔡國用亦卒。

得以迎合揣摹且從而滋弊其于公正用人之道去之彌遠不求其本而務伺神奇毋怪乎倖進之日溷也

五月以姚明恭張四知。費縣人 魏照乘。滑縣人 並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三人皆庸劣。四知尤甚。薛國觀力援入閣。

張獻忠叛于穀城。

獻忠在穀城。擁兵索餉。不奉調遣。且日肆劫奪。人咸知其必叛。知縣阮之鈿。字實甫。桐城人 力言于熊文燦。文燦不省。洪承疇等入衛。羅汝才諸賊疑見勦。亦乞降。文燦益自喜。至是獻忠復叛。殺之鈿。毀穀城。進陷房縣。知縣郝景春。字和滿。江都人 及其子鳴鸞皆死之。鳴鸞力敵萬夫。擊傷獻忠左足。殺其所愛善馬。又用間入賊壘。陰識獻忠臥帳。將襲擒之。會指揮張三錫開門納賊入。守備楊道選巷戰死。景春。鳴鸞。及主簿朱邦閎。皆被執。不屈死。 左良玉。羅岱追擊之。至羅睺山。遇伏。岱被

執。不屈死。良玉軍大敗。喪士卒萬人。時李自成亦出收餘衆。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遁去。時議者以李自成之遁車箱峽。張獻忠之叛穀城。爲明所由亡。而陳奇瑜。與文燦。其罪首云。

六月。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

加征練餉。

廷臣多請練邊兵。帝命楊嗣昌定議。邊鎮及畿輔山東河北。凡四總督十三總兵官。各抽練額兵。總三十七萬有奇。又汰郡縣佐貳。設練備練總。專練民兵。于是剿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

秋八月。削熊文燦官。命楊嗣昌督師討賊。文燦尋逮下獄。

帝聞穀城之變。大驚。削熊文燦官。以軍中不可無帥。令

戴罪視事。及聞左良玉敗，益怒，遂命嗣昌往代，逮文燦下獄論死。明年十月棄市。嗣昌既受代，乃大誓師，左良玉、陳洪範等畢會。嗣昌以良玉有大將才，其兵亦可用，請拜良玉平賊將軍。報可。良玉既佩將軍印，志寖驕，遣使以書謝嗣昌，嗣昌不悅。

庚辰十三年春二月，官軍大敗張獻忠于太平。明縣，今屬四川達州。

是時賊分為三：西則張獻忠踞楚蜀界；東則革裏眼、左金王等四營，分擾隨、應、麻、黃；南則曹操、過天星等十營，伏漳、房、興、遠間。楊嗣昌駐襄陽，而令左良玉專剿獻忠。及是良玉合諸軍至枸平關，亦曰滿平關，在興安州西南，與四川接界。與賊遇，擊之，獻忠敗走。良玉乃請從漢陽、西鄉入蜀追之。嗣

昌謀以陝西總督鄭崇儉（字大章寧鄉人）率賀人龍李國安從西鄉入蜀而令良玉駐兵興平別遣偏將追勦良玉不從時獻忠營太平縣大竹河（在縣東北亦曰大竹渡其上流即北江下流至陝西紫陽縣入漢）良玉駐漁溪渡未幾崇儉引其兵來會賊移軍九滾坪（與下瑪瑙山俱在太平縣境）見瑪瑙山峻險將據之官軍始抵山下賊已踞山巔乘高鼓譟良玉下馬周覽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爲三已當其二秦兵當其一日聞鼓聲而上兩軍夾擊賊陣堅不可動鏖戰久之賊大潰墜崖澗者無算追奔四十里良玉兵斬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渠魁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擒遁入興歸山中勢大蹙

夏四月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字石帆揚州興化人及黃道周下獄尋遣戍

道周貶江西按察司照磨時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大學士魏照乘素惡道周擬旨責學龍濫薦帝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廷杖八十究黨與欲寘之死尚書李覺斯東莞人讞輕嚴旨切責再擬謫戍烟瘴帝猶以為失出除覺斯名尚書劉澤深扶溝人言二人罪至永戍至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仍以原擬請乃謫戍廣西

以謝陛。陳演。井研人。為禮部尚書。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演庸才寡學。工結納。初入館。即與內侍通。帝簡用閣臣。每親發策。觀所條對。覘能否。演結中官。探得帝所問數事。密授演條對。獨稱旨。遂被擢用。

五月石砫女官秦良玉。敗羅汝才于夔州。汝才犯夔州。遇官軍屢挫。會良玉至。以兵邀擊。連敗之。斬千餘級。奪汝才大纛。擒其渠六人。汝才走大寧。宋縣今屬夔州府。

姚明恭罷。明恭出趙興邦之門。公論素不與。柄用後。鄉人詣闕訟之。明恭不自安。請告歸。遂罷。

匿貲鬻器戚畹離心國事
豈堪復問第當淪胥莫挽
之時尚銖銖自封不以佐
軍而適以齎盜國瑞等之
愚實為可憫至九蓮降神

六月薛國觀以罪免尋遣使逮入都賜死

國觀柄政一踵溫體仁所為而才智遠不逮操守亦弗如帝初甚信嚮之後意亦漸移帝憂國用不足國觀請借助于戚畹因以武清侯李國瑞為言國瑞孝定太后兄孫帝曾祖母家也國瑞薄庶兄國臣國臣憤詭言父貲四十萬臣當得其半今請助國為軍資故國觀言之帝因欲盡借所言四十萬不應則勒期嚴追或教國瑞匿貲勿獻拆毀居第陳什器通衢鬻之示無所有嘉定伯周奎與有連代為請帝怒奪國瑞爵國瑞悸死有司追不已戚畹皆自危會皇子病宦官宮妾倡言孝定太后已為九蓮菩薩降神言帝薄外家諸皇子盡當殀俄

事荒怪不經正與神語悵中同爲古今笑柄論者或稱宣委詭計所全實多殊不知莊烈之聞言恐悸正所謂妖由人興亦亡徵之先見者乃遂緣是深嫌國觀又不明斥其摟括之咎失滋甚矣

皇子卒帝大恐封國瑞七歲兒存善爲侯盡還所納金銀而追恨國觀待隙而發初帝嘗燕見國觀語及朝士貪婪國觀曰使廠衛得人安敢如是時東廠太監王德化在側汗出沾背于是專察國觀陰事悉以上聞國觀不知也及是行人吳昌時吳江人當考選恐國觀抑己因其門人以見國觀僞許第一當得吏科逮命下乃得禮部主事昌時大恨以爲賣己與所善東廠謀盡發國觀受賄不法事以達于帝帝遂借票擬發怒時楊嗣昌有所陳奏帝令國觀擬旨下五府九卿科道會議革國觀職放歸帝怒猶未已會國觀出都重車纍纍偵事者以聞而東廠所遣伺國觀邸者值中書王陞彥至國觀向與交關執之得其平日招

掄適賄狀。詞所連及甚衆。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皆與焉。詔下陛彥

詔獄窮治。頊之。給事中袁愷聊城人。復上疏再劾國觀。帝

以陛彥行賄有據。不俟獄具。即命棄市。而遣使往逮國

觀。國觀遷延不赴。久之。始入都。遂賜死。事在明年八月。

秋。七月張獻忠與羅汝才合陷四川諸州縣。

初。賀人龍屢破賊。楊嗣昌私許人龍代左良玉。而良玉

適有瑪瑙山之捷。嗣昌顧人龍曰。須後命。由是兩人皆

不爲用。獻忠遣間說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乃

圍而不攻。賊得與民市鹽米芻酪。收潰散。西走白羊山。

與羅汝才合。將曹操。過天星。方窺大昌。注見前。巫山。欲渡

江。爲官兵所扼。獻忠至。遂與之合。獻忠雖累敗。氣益甚。

立馬江岸有不前者輒斬之賊爭死鬬官軍退走賊畢渡屯萬頃山歸巫大震先是嗣昌以川地阨塞合羣賊而蹙之可盡殄及是聞羣賊已聚蜀界乃自夷陵溯舟而上而獻忠勢已張甚曹操過天星等東西奔突官軍往來追逐不能及獻忠遂陷大昌進屯開縣（宋州明爲縣今縣屬夔州府）張令（永寧降將）戰死秦良玉亦敗賊遂北陷劍州將人漢中總兵趙光遠賀人龍扼之平陽百丈（俱關名）賊不得過乃走巴西屠綿州越成都陷瀘州復至開縣嗣昌在重慶三檄人龍會師又九檄召良玉兵皆不至

九月李自成走鄖均遂入河南

先是楊嗣昌在彝陵檄自成出令降自成出嫚語官軍

圍之魚復山中。古魚復縣。因山爲城。所謂赤岬山也。在夔州府奉節縣東。自成大困。
時賊將多出降。自成欲自經。以養子雙喜勸而止。有劉
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最驍勇。亦欲降。自成知之。與步入
叢祠。顧而歎曰。人言我當爲天子。盍卜之神。不吉。若斷
我頭以降。宗敏諾。遂三卜。三吉。宗敏還。殺其兩妻。謂自
成曰。吾死從若矣。軍中壯士
聞之。亦多殺妻子願從者。會巡撫邵捷春移置戍兵
圍者懈。自成乃盡焚輜重。輕騎由鄖。均走河南。河南大
旱。斛穀萬錢。饑民從自成者數萬。遂自南陽出攻宜陽。
殺知縣唐啟泰。移攻永寧。殺知縣武大烈。臨潼人。拒守三晝夜。城陷
與主簿魏國輔。教諭任維清。守備王正己。百戸孫世英。皆死之。戕萬安王采鑒。伊王支屬。居永
寧。攻偃師。一日而陷。知縣徐日泰。金谿人。罵賊死。自成于
是勢大熾。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賑饑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會繩
伎紅娘子反。擄信。強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爲賊。囚獄中。
紅娘子來救。饑民應之。共出信。往歸自成。約爲兄弟。改

名巖。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軍。爲主謀議。金星又薦卜者宋獻策。獻策長三尺餘。上讖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自成猜忍好殺。巖因說曰。取天下以人心爲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從之。屠戮爲減。又散所掠財物賑饑民。民受餉者。不辨巖自成也。雜呼曰。李公子活我。巖復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童歌之。以相煽動。民方被勦餉練餉之苦。從自成者日益衆矣。

冬十一月。南京地震。

十二月。兩畿山東河南山西陜西饑。人相食。

辛巳　十四年春正月。官軍追張獻忠于開縣。敗績。獻忠遂東犯。

先是。楊嗣昌駐重慶。監軍評事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知左良玉跋扈不可使。又慮賊或東突。不可無備。勸嗣昌令前軍躡賊。後軍繼之。分中軍從間道出梓潼。扼其歸路。嗣

昌不聽。時嗣昌下令。赦羅汝才罪。降則授官。惟獻忠不赦。擒斬者賚萬金。爵侯。翊日。自堂皇至庖湢。遍題有斬督師者。賚白金三錢。嗣昌駭愕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遂復戒期。乃自統舟師下雲陽。令諸將陸行追賊及開縣之黃陵城。在縣東。總兵猛如虎。參將劉士杰迎戰。士杰深入。所當披靡。獻忠登高望見無秦人旗幟。而良玉前部無鬭志。乃密選壯士潛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良玉兵先潰。如虎突圍出。士杰與遊擊郭開。皆戰死。嗣昌方悔不用元吉言。而獻忠已席捲出川。下夔門。抵興山。絕新開驛。置楚蜀消息中斷。

李自成陷河南府。殺福王常洵。

先是。援兵過洛陽者。喧言先帝困天下以肥王。今王府

金錢山積。乃令吾輩枵腹死賊。倘書呂維祺方家居。勸王散財餉士。不從。及是。賊大至。總兵陳紹禹等入城守禦。紹禹親軍從城上呼賊相笑諾。揮刀殺守堞者。燒城樓。開北門納賊。常洵縋城出。匿迎恩寺。明日賊跡而執之。遂遇害。世子由崧裸而逃。維祺被執。不屈死。同時以鄉官死難者。待詔郭顯星。推官黨克念。知縣劉芳奕。皆洛陽人。以舉人死難者。洛陽張民表。嵩縣王翼明。以布衣死難者。孟津孫挺生。新安馬明山。李登英。賊既殺王。勺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火王宮。散金以賑饑民。乘勝圍開封。周王恭枵。定王橚十世孫。急發庫金募死士。與巡按高名衡。沂水人。及副將陳永福等固守。自成攻七晝夜。不克。解去。按呂維祺本朝賜謚忠敬

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憲王瞻墡六世孫。

楊嗣昌以襄陽為軍府。餉金甲器各數十萬。皆聚焉。每門設副將防守。啟閉甚嚴。及是。獻忠令羅汝才綴鄖陽兵。自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嗣昌使者于道。取其軍符。以二十八騎紿入襄陽城。時襄陽未知敗問。合符信。遂納之。夜半火從中起。城陷。賊縛翊銘。屬巵酒曰。吾欲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遂與貴陽王常法同遇害。參議張克儉。字禹型。屯留人。推官鄺曰廣。南海人。遊擊黎民安人。金鎔等死之。獻忠因得其所失妻妾。居二日乃去。陷樊城。當陽。復與羅汝才合。入光州。殘商城。知縣盛以恒。竭力守禦。城陷。及其孫覺。教諭曹惟禎。典史呂維顯。皆不屈死。邑紳士殉難者。則有削籍副都御史楊所修。副使洪引徵。行取知縣馬綱中。候選教官段增輝。舉人余容善。諸生盧詔德。黃焯。陳廷對。廷璋。鄭光啟。劉澤長。楊士琦。皆罵賊死。所修黨魏忠賢。麗名逆案。及是死節。盛以恒。

潼關衛人。

三月。楊嗣昌自殺。

嗣昌旋師至荆州沙市。鎮名。注見前。聞襄陽洛陽皆陷。憂懼不食死。以丁啓睿代爲督師。啓睿本庸才。憚李自成。不敢討。聞張獻忠在固始。稍弱。請專勦獻忠。從之。

夏五月。范復粹罷。

薛國觀罷後。復粹爲首輔。御史魏景琦劾其與張四知學淺才疎。伴食中書。貽譏海內。帝以妄詆下之吏。至是洛陽陷。帝召對廷臣。語及福王被害。泣下。復粹曰。此天數。帝曰。雖天數亦賴人事挽回。復粹等慚不能對。尋致仕去。

秋七月洪承疇援錦州次松山。

我

大清兵圍錦州久。環城列礮。刈附近禾稼。復分兵義州屯田。城中屢出兵。皆敗還。前後斬獲無算。

太宗文皇帝以書諭祖大壽降。大壽不答。洪承疇調馬科。吳三桂等凡八大將。兵十三萬。進次松山。我

太宗文皇帝聞之。親率大軍陳于松山杏山之間。橫截大路。承疇等懼。以數千騎嘗陣。旋敗走。伺

大軍還。則遣兵從後追襲。相距百步。我

太宗文皇帝復令轉戰。張黃蓋。率數人指揮布陣。士卒望見皆披靡。王樸。吳三桂等遂夜遁去。

大軍往來截擊。承疇等軍士皆奔竄四出。自杏山遵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勝計。曹變蛟走入松山。與承疇堅守。帝命順天巡撫楊繩武總督遼東寧遠諸軍往援。

臨淸運河涸。京師大疫。

八月。左良玉敗張獻忠于信陽。

獻忠自商城疾趨犯信陽。知州尙孝誌。訓導李逢旭。陳所聞。邑進士張應宿。皆死之。羅山固始。泌陽諸州縣。羣盜附者萬計。遂東肆畧。獻忠自瑪瑙山之敗。心畏良玉。及屢勝。頗有驕色。至是良玉追擊之信陽。大破之。降賊衆數萬。獻忠被重創。乘夜東奔。良玉急追之。會大雨。江溢道絶。官兵不能進。獻忠走

兒已復出商城將向英山又爲副將王允成所破衆散且盡所從止數十騎時羅汝才已先與自成合獻忠遂因以投自成自成欲以部曲遇之獻忠不從自成欲殺之汝才曰不如留之使擾漢南分官軍兵力陰與獻忠五百騎曰急東走此地非若所當留也因遁去道糾土賊一斗穀瓦罐子等勢復盛

九月陝西總督傅宗龍(字仲綸昆明人)軍潰于新蔡死之以汪喬年(字歲星遂安人)爲總督

自成陷河南勢大盛帝以故尚書傅宗龍總督陝西別勅保定總督楊文岳(字斗望南充人)會師宗龍馳入關與巡撫汪喬年調兵兵已發盡乃檄河南大將李國奇賀人龍

延儒稔惡已久其失勢內思與萬安之夜望三台何異張溥等乃欲以易轍相

兵隸麾下。急出關。次新蔡。遇伏。人龍先走。國奇及虎大威繼之。宗龍與文岳合兵結營。保兵宵潰。走陳州。宗龍穿塹守八日。矢石俱盡。夜半潰圍走。被執死。賊屠項城。商水扶溝。陷葉縣。圍左良玉于郾城。帝乃擢喬年爲總督。

召周延儒賀逢聖復入閣。

初。延儒里居。頗從東林遊。善姚希孟。字孟長。吳縣人。羅喻義。既陷錢謙益。遂讐東林。及主會試。所取士張溥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等又皆東林也。歸後失勢。心內慙。而體仁益橫。比體仁去。後張至發薛國觀相繼當國。與楊嗣昌等並以娼嫉稱。一時正人若劉宗周鄭三俊黃道周等皆得罪

要義其復收桑榆之效真不啻癡人說夢其尤可怪者八品之賢奸朝廷縱茫無鑑別而昜環起廢何至以昌時等一二憸人交通內侍遽得預操升庸大柄東林錚錚者尚有所交關于延儒乎何誅而當時所謂清流者亦可知矣

溥等憂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爲然。溥友吳昌時爲交關近侍。馮銓復助爲謀。會帝亦頗思延儒。而國觀適敗。至是因與賀逢聖復召入閣。溥等因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謝諸公。既入朝。悉反體仁輩弊政。首請釋漕糧白糧欠戶。蠲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減見年兩稅。蘇。松。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及召還言事遷謫諸臣李清（字映碧。春芳五世孫。）等。帝皆忻然從之。

冬十月癸卯朔。日食。

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鏌。（聿鍵弟。）總兵猛如虎死之。

如虎隨楊嗣昌下荊州。詔移駐南陽。自成來攻。如虎憑城拒戰。殺賊數千。及城陷。猶短兵大呼。衝擊。血盈袍袖。北面叩頭謝帝。自稱力竭。遂被害。參政艾毓初。字孩如。米脂人。知縣姚運熙館陶人等死之。同時死者主事門迎恩訓導楊氣開。明年十月自成再陷南陽。知府邱懋素亦死之。賊連陷鄧州等十四城。再攻開封。高名衡及陳永福竭力拒守。永福射中自成一目。自成退走朱仙鎮。初。汪喬年撫陝西。奉詔發自成先冢。米脂令邊大綬詗得其族人爲縣吏者。掠之。言去縣二百里爲李氏村。在亂山中。十六塚聚葬。中一塚。自成始祖也。相傳穴爲仙人所定。壙中有鐵燈檠。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如其言發之。有螻蟻數石。火光熒熒然。斷棺骨青黑色。黃毛被體。腦後一穴大如錢。中蟠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口吞日色。咋咋者六七反。乃伏。喬年函顱骨並腊蛇以聞。及是。自成被射中目。邊大綬。任邱人。

壬午十五年。春正月。起孫傳庭爲兵部侍郎。督京軍。援開封。

李自成圍開封益急。開封故宋汴都。金人重築。厚數丈。賊用火攻法。于城壞處實藥甕中。火然藥發。當輒糜碎。名曰放迸。城土堅。火迸皆外擊。賊騎多殲。自成駭而去南陷西華。尋屠陳州。副使關永傑字人孟。鞏昌衛人。知州侯君耀字際明。成安人。鄉官崔泌之鹿邑人。舉人王受爵俱罵賊死。歸德睢州。寧陵。太康數十郡縣。悉被殘燬。商邱知縣梁以梓全家殲焉。已復還攻開封。爲持久計。詔釋傳庭于獄。特召見。獎勞甚至。命督京軍赴援

二月。陜西總督汪喬年軍潰于襄陽。死之。

初。秦中精銳盡沒于項城。喬年集散亡。得馬步三萬。使

賀人龍等分將之。攻賊老砦于襄陽。自成解郾圍來救。人龍等不戰而走。軍大潰。喬年收步卒二千。入城拒守。賊盡銳攻五晝夜。城陷。喬年被執。罵賊死。賊惡諸生劉漢臣等助城守。劓刖幾二百人。時左良玉藉口勦張獻忠。不赴援。帝方命孫傳庭救開封。傳庭兼程馳赴。會喬年敗沒。人龍潰入關中。帝即命傳庭往代。且密諭誅人龍。傳庭至。乃數其開城譟歸。新蔡襄城連喪二督罪。斬之。而撫定其部曲。

我

大清兵克松山。洪承疇降。遂下錦州。

松山圍久食盡。督師范志完（虞城人）不能救。吳三桂遣將

卒尾

大軍後復敗走。會松山副將夏承德。遣子爲質。約日獻城。大軍如期攻之。城遂拔。廵撫邱民仰。字長白。渭南人。總兵官曹變蛟等死之。承疇與總兵祖大樂皆降。寧遠關門勁卒盡喪。錦州城内糧亦盡。人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遂率所部以城降。杏山塔山皆下。大壽尋以病卒。帝論諸逃將罪。誅王樸。鐫吳三桂三秩。時諸將多擁厚貲賂權要。故樸以外皆獲宥。時敗書聞。或傳承疇已死。帝驚悼甚。詔設壇都城。賜承疇祭十六。民仰六。壽命建祠都城外。承疇民仰並列。將親臨奠。已聞承疇降。乃止。

三月。魏照乘罷。

照乘居位四年。御史徐殿臣劾其暱妾棄妻。縱壻爲奸。

諸醜迹照乘猶欲辨。御史劉之勃（字安侯。鳳翔人。）復論之。遂引疾歸。

夏。四月。謝陞罷。

初。我

太宗文皇帝。屢遺書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國內困敝。亦請主和以紓患。密遣職方郎中馬紹愉等。持書乞和。我

太宗文皇帝。宴勞有加禮。仍授以書。令還報。遣人送至連山而還。其事甚密。一日新甲私告傅宗龍。宗龍以語謝陞。陞後見疆事大壞。于帝前述宗龍之言。帝默。陞進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已而言官詰陞。陞言上意主和。于是言官交章劾陞。帝怒其洩漏。削籍去。新甲亦由此

得罪。初帝密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洩。一日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視之，置几上，其家僮誤以爲塘報，付之抄傳，于是言路譁然，論劾新甲。帝怒甚，留疏不下，嚴旨切責，令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詡己功，遂詔下獄，尋棄市。

五月。以鄭三俊爲吏部尚書。

周延儒言于帝，以老成名德不可輕棄，請召三俊復故官。會吏部尚書李日宣字晦伯，吉水人。以會推閣臣得罪，日宣等列蔣德璟、黃景昉等名以上，帝命再推，復上房可壯等三人。尤像不獲推者，爲流言入內，帝深惑之，特御中左門，召日宣及與推諸臣，責日宣徇情濫舉，命錦衣官褫冠帶就執，羣臣皆股栗失色，遂下日宣刑部，擬戍，與推之臣亦有被罪者。蔣德璟字申儼，黃景昉字太穉，俱晉江人。即命三俊代之。延儒又請以劉宗周長都察院，范景文長工部，倪元璐佐兵部，皆起自廢籍。其他李邦華、張國維、徐石麟字寶摩，嘉興人。等皆

復官布滿九列。中外翕然稱延儒爲賢。延儒嘗偕同列燕侍。帝語及黃道周。時道周方謫戍辰州。延儒曰。道周氣質少偏。然學與守皆可用。同列因請移戍道周近地。延儒曰。上欲用即用之耳。何必移戍。帝領之。即日復道周官。

張獻忠陷廬州。起馬士英貴陽人。總督廬鳳軍務。

初。汴圍急。督師丁啟睿及左良玉。往援。獻忠乘間陷亳州。入英霍。至是復糾別賊陷舒城。據之。教諭楊廷璧與在籍編修胡守恆。協力嚴守。至三晝夜。城陷。被執。罵賊死。廷璧字荊璞。江都人。守恆字見可。連陷廬州。通判趙興基。經歷程元錄。指揮趙之璞。皆力戰死。興基。太和人。含山巢廬江無爲六安諸州縣。南京大震。詔逮鳳陽總督高斗光。起馬士英代之。士英初巡撫宣府。取公帑饋朝貴。坐遣戍。至是。禮部侍郎王錫袞祿豐人。薦其知兵。周延儒力贊之。遂自戍所起

用。

六月。賀逢聖張四知罷。以蔣德璟黃景昉吳甡並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李日宣雖被譴。德璟景昉甡三人已先有旨入閣。德璟等以日宣故叩辭新命因言臣等並在會推中。若諸臣有罪。臣等豈能安。及是三人召對稱旨。遂並入直。

秋七月。左良玉兵潰于朱仙鎮。諸鎮皆潰

開封圍急。帝命良玉赴援。楊文岳合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及良玉四鎮兵。次朱仙鎮。良玉見賊盛一夕拔營走襄陽。諸軍皆潰。

九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陷。

決水灌軍古人未嘗不出奇制勝然必自據高原始可收效建瓴之勢未聞地處沮洳轉欲自潰其防者開封瀕臨大河未始不可借洪流為還險即被圍至再亦惟死守以禦寇氛高名衡等乃忽倡決河灌賊之計不知汴漲偪城勢如釜底即能一舉殲賊居民尚恐不免沈竈營即可移城邑又安能遷避乎坐令稽天巨浸反資賊手以毒害生靈庸夫逞臆妄為致貽酷禍更不啻藉寇兵而齎盜糧矣

高名衡議決朱家寨口在開封府城西北十七里河灌賊。賊偵知之。遂移營高阜。亦驅難民數萬決河。河水自北門入。貫東南門出。奔聲如雷。城中百萬戶皆蕩盡。得脫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撫按以下不及二萬人。賊亦漂沒萬餘。乃拔營去。時孫傳庭方治軍關中。帝以開封急。趣之出關。傳庭言秦兵新募不堪用。不聽。不得已抵關。而開封既陷。急攻賊于南陽。敗之。追奔三十里。至郟縣三塚頭。賊棄甲仗軍資于道。官軍趨利。遂為所乘。大潰。傳庭乃走入關。是役也。天大雨。糧不至。士卒採青柿以食。凍且餒。故大敗。豫人因謂之柿園之敗。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

時關內外並建二督。又設二督于昌平保定。又有寧遠永平順天保定密雲天津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碁布。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警報至。急徵諸鎮入援。而我

大清兵已克薊州。分道南畧河間。以南多失守。至山東。連下兗州等府。凡攻克八十八城。魯王以派（荒王檀十世孫）自殺。樂陵陽信東原安邱等諸郡王皆死。當是時畿輔山東列城官吏。或望風遁走。或獻金帛迎降。其死于戰守。及紳士之殉節者。畿輔則霸州副使趙輝。督守給事中周而淳。同知丁師羲。鄉官參政李時芃。河間參議趙珽。知府顏允紹。同知姚汝明。知縣陳三接。解職知府傅梅。順德知府吉孔嘉。趙州知州王端冕。教諭陳廣心。訓導王一統。定州知州唐銓。皐城知縣呂大成。永清知縣高維岱。典史李時正。教諭邱養性。鄉官劉維蕙。清豐教諭曹一貞。鄉官郎中李其汜等。山東則臨清總兵官劉源清。權關主事陳興言。

同知路如瀛州判徐應芳吏目陳龍翔鄉官侍郎張宗衡少卿張振秀員外郎邢泰吉知縣尹任天津參將賀秉鉞兗州魯府長史俞起蛟副使王維新知府鄧藩錫副總兵丁文明鄉官給事中范淑泰登萊僉事邢國璽萊陽鄉官宋玫沈迅臨淄知縣文昌時陽信知縣張予卿滕縣知縣吳良能豐縣知縣劉光先等並附注于此

趙輝字黃如河津人周而淳掖縣人丁師義楚雄人趙珽慈谿人顏允紹字廣明曲阜人姚汝明夏縣人陳三接文水人傅梅邢臺人吉孔嘉洋縣人王端冕字服先江陵人陳廣心元城人王一統成安人唐鉉字節玉雎州人高維岱昌邑人劉源清源澤弟路如瀛陵川人徐應芳臨川人陳龍翔蕭山人俞起蛟錢塘人鄧藩錫字晉伯金壇人范淑泰字通也滋陽人邢國璽長葛人文昌時金州人吳良能蓋州人

閏月李自成陷汝寧前總督侍郎楊文岳等死之

自成并合羣賊先是馬守應稱老𤞑𤞑賀一龍稱革裏眼賀錦稱左金王劉希光稱爭世王藺養成稱亂世王號革左五營至是俱歸自成連營五百里再屠南陽進攻汝寧總兵虎大威中礟死城遂陷文岳被執大罵賊賊縛

明季國政日非訛言競起往往造爲蜚語以搖惑人心如二十四氣之說浮誕

之城南。以大礮擊殺之。兵備僉事王世琮（字仲發。達州人。）知府傅汝爲（字子宣。江陵人。）通判朱國寶（成都人。）副將賈悌參將馮名聖。汝陽知縣文師頤（全州人。）等亦俱不屈死。時河南郡邑。無不殘破。朝廷不復設官。遺黎多結寨自保。大者洛陽李際遇。汝寧沈萬登。南陽劉洪起兄弟。衆各數萬。諸小寨附之。或降賊。或受朝命。復互相吞併。中原禍亂。于是爲極。逮明年帝下詔蠲租赦罪。已不可爲矣。

下給事中姜埰（字如農。萊陽人。）行人司副熊開元（字魚山。嘉魚人。）于錦衣獄尋遣戍。

先是有造爲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其言直達御前。及是帝適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尤切。埰疑

不經妄爲傳播原亦不成事體至若剏下書訓戒自以當時言路囂騰冀以滌除積習乃姜琛妄加揣測竟敢萌過疑君上之心逞臆恣陳詭詞曲詰更乖臣子立言之體臺諫徒以倖激沽名倘且無裨國事從未有任私意以妄度上心可以謂之抗直者若熊開元之請見陳言終於調停塞白更不足供一噱矣

帝已入其說。乃上言。陛下視言官獨重。故責之獨嚴。如聖諭所云。代人規卸。爲人出缺者。臣豈敢謂盡無其事。然陛下何所見而云然。倘如二十四氣蜚語。騰播清禁。此必大奸巨慝。欲激至尊之怒。藉言官之口。將來誰復爲陛下言天下事者。臣區區之愚。不獨爲言官職掌。更爲朝廷清治亂之源也。是時帝方憂勞天下。至默告上帝。戴罪省愆。所須戒諭。詞旨痛切。而琛顧反覆詰難。若深疑于帝者。帝遂大怒曰。琛敢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下詔獄考訊。而時又有熊開元事。開元欲論周延儒。屢請召對。及入見。延儒同在。不敢言。一日帝御德政殿。秉燭獨坐。開元從輔臣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

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延儒等引退。帝不許。帝疑開元意有所爲。詰問者久之。開元但言小臣面奏。而大臣皆在左右。誰敢爲異同之論以速禍。帝不懌。命之退。延儒等請令補牘。從之。開元本欲盡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儒慮其補牘。陰令吳昌時沮之。昌時開元令吳江時所拔士。及奏上。不更及延儒他事。帝大怒。命錦衣衛逮治。衛帥駱養性。開元鄉人也。素怨延儒。令盡發延儒之隱以聞。帝益怒。甚令養性潛斃埰及開元于獄。養性懼。商之同官。不敢卽奉命。已而語洩。有奏之帝者。會帝意已漸解。逮埰。開元至午門。並杖一百。移刑部定罪。已皆遣戍。埰宣州。開元杭州。方埰開元下獄時。或謂延儒當救。不從。旣而

劉宗周以救二人削籍。徐石麟又以救宗周罷去。延儒竟無一言

癸未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承天。

自成初無遠圖。所得城邑輒焚燬棄去。及灌開封。敗秦軍。羣賊咸附。乃脅崇王由樻(簡王見澤六世孫)使從軍。陷荆襄諸郡。殺湘陰王儼鉀(遼王支屬)。遂犯承天。焚獻陵。(陵中有聲震山谷。自成懼而止。)巡撫宋一鶴(宛平人)總兵錢中選留守孫壽崇(宣城人。有容子。)副使張鳳翥。知府王璣(扶風人)鍾祥令蕭漢(字雲濤。南豐人)等。皆死之。徇下旁近州縣。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稱羅汝才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初自成善攻。汝才善戰。兩人相須若左右手。及是自成兵强。士附有專制心。顧獨忌

汝才。乃召汝才所善賀一龍宴。縛之晨以二十騎斬汝才于帳中。悉并其衆。于是謀以荆襄爲根本。改襄陽曰襄京。修襄王宮殿居之。僭號新順王。又以牛金星言。刱設官爵名號。置五營二十二將。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有侍郎。郎中。要地設防禦使府曰尹州曰牧縣曰令。崇從事等官。王由樻等俱封伯。官吏降者。並授僞職。自成每陷城邑。處寢興悉用單布幕。綿甲堅厚。矢礮不能入。一兵倅馬三四匹。冬則以裀褥藉其蹄。剖人腹爲馬槽。見人輒鋸牙思噬。騰山嶺直上。水惟憚黄河。若淮泗涇渭。則萬衆翹足馬背。或拖鬣緣尾。呼風而渡。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墻。前者返顧。後者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誘官軍。步卒長鎗三萬。擊刺如飛。騎兵回擊。無不大勝。攻城迎降者不殺。守一日殺十之一二。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殺人束屍爲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環堞下。馬兵巡徼。無一人得脱者。獻忠雖至殘忍。不逮也。

EAST ASIAN LIBRARY

二月乙丑朔。日食。

夏四月。我

大清兵北還。周延儒自請督師。許之。

時

大清兵自山東還至近畿。帝憂甚。大學士吳甡方奉命辦流寇。延儒度不得已。遂自請視師。帝大喜。獎以召虎。裴度。賜章服。白金文綺上駟。給金帛賞軍。延儒駐通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及

大清兵至懷柔。趙光抃字彥清德化人合唐通白廣恩等八鎮兵邀戰于螺山。在懷柔縣北。皆潰。總兵張登科和應薦敗沒。延儒偵

大清兵已還。乃言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遂歸京師。
五月。以魏藻德（順天通州人。）爲少詹事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藻德時官修撰。（庚辰殿試第一。）長于辨說應對捷給。先是都城
戒嚴。疏陳兵事。又召對。稱旨。帝意其有抱負。遂擢至政
府。去釋褐甫四年也。旣入閣。一無建白。但倡議令百官
捐助而已。
吳甡罷。
初帝以襄陽荆州承天連陷。召對廷臣。隕涕謂甡曰。卿
向歷巖疆。可往督湖廣師。甡請得精兵三萬。自金陵趨
武昌。扼賊南下。帝以所需兵多猝難得。集南京隔遠。不
必退守。甡奏言左良玉跋扈甚。前督師楊嗣昌九檄徵

兵一旅不發。臣不如嗣昌。而良玉踞江漢。甚于襄時。臣節制不行。徒損威重。南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宜兼顧。非退守也。帝乃令兵部速議發兵。尚書張國維。請以總兵唐通。馬科。及京營兵共一萬畀甡。又言此兵方北征。俟撤備後。始可調。帝命姑俟之。甡屢請。帝曰。徐之。撤備則兵自集。卿獨往何益。踰月。周延儒出督師。朝受命。夕啟行。蔣德璟等議甡畏賊遲回。而兵部所撥唐通兵。陳演又以關口不可無備。請留之。甡不得已。以五月辭朝。先一日。帝猶命中官賜銀牌給賞。越宿。忽下詔責其逗遛。命輟行入直。甡惶恐引罪。遂許致仕。既行。陳演等復搆之。徵至議罪。遣戍金齒。

EAST ASIAN LIBRARY

周延儒罷

延儒自通州回。帝大加獎勞。居數日。掌錦衣衛事駱養性盡發所刺軍中事養性本延儒所薦。背延儒與中官結。及是以軍中事與中官並發之。帝大怒。責延儒蒙蔽推諉。下廷臣察議。延儒席藁待罪。自請戍邊。帝猶降溫旨。許馳驛歸。自延儒再相。帝尊禮特重。嘗于歲首日東向揖之。曰。朕以天下聽先生。因徧及諸閣臣。然延儒寔庸駑。無他材畧。當邊境喪師。李自成殘掠河南。張獻忠蹂躪楚蜀。天下大亂。延儒一無所謀畫。任其自敗而已。性故貪黷。會張溥已卒。馬世奇以遠嫌不至。左右無正言。所信用惟吳昌時與門下客盛順董廷獻輩。因緣為奸利。故敗。

張獻忠陷武昌。沉楚王華奎于江。前文淵閣大學士賀逢聖等死之。

獻忠方襲陷太湖。聞左良玉避自成東下。盡撤湖廣兵

自從遂趨陷黃梅連陷廣濟蘄州蘄水入黃州黃民盡逃乃驅婦女剷城尋殺之以填塹又西陷漢陽武昌及旁近屬邑執楚王華奎籠而沉諸江長史徐學顏復字君永康人參將崔文榮海寧衛人俱戰死逢聖方家居載家人至墩子湖鑿舟沉之妻危氏子覲明光明子婦曾氏陳氏孫三人皆從死福王時追贈逢聖少傅謚文忠賊乃盡殺楚宗室錢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為兵餘皆殺之由鸚鵡洲至道士洑浮胔蔽江踰月人脂累寸魚鱉不可食鸚鵡洲道士洑注俱見前獻忠遂僭號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縣據楚王第鑄西王之寶偽設尚書都督巡撫等官開科取士下令發楚邸金賑饑民蘄黃等二十一州縣悉附時官紳士庶死節者通判李毓英武昌衛經歷汪文熙巡檢戴良道及黃岡諸生馮雲路汪延陛江夏諸生明睿熊斐大

治尹如翁嘉魚知縣王良鑑蒲圻知縣曾栻等又巡江
都司朱士鼎者城陷被執戟手罵賊賊斷其兩手不死
賊退令人縛筆于臂能作楷字招集舊卒訓練如常
李毓英固安人王良鑑霍山人曾栻臨川人朱士鼎字
玉節休寧人　按賀逢
聖　本朝賜謚忠愍

六月雷震奉先殿

遣官告太廟敕羣臣修省

秋七月京師大疫

自二月至是月死者無算詔釋輕犯發帑療治瘞五城
暴骸

八月張獻忠陷湖南諸郡左良玉遂復武昌

獻忠既僭號武昌李自成在襄陽聞之忌且怒貽書譙
責會左良玉復西上偽官吏多被擒殺獻忠乃悉衆趨

湖南。于是沔陽、蘄、黃、漢陽諸州府皆反正、艮玉乃乘間入武昌。立軍府以駐師。獻忠遂陷岳州。欲渡洞庭湖。卜于神不吉。投珓而詢將渡。風大作。獻忠怒。連巨舟千艘。載婦女焚之。水光夜如晝。騎而逼長沙。巡按劉熙祚（字仲緝。武進人。）奉吉王（名慈煃。簡王見浚七世孫。）惠王（名常潤。）走衡州。長沙、衡州繼陷。吉王、惠王、桂王（名常瀛。）俱走永州、獻忠乃拆桂王府殿材。載至長沙。造偽殿。而自追三王于永。熙祚命中軍護三王入廣西。身入永死守。城陷見殺。獻忠又陷寶慶、常德。發故督師楊嗣昌祖墓。斬其屍見血。欲攻辰州。土司以兵塞辰龍。（關名。在沅陵縣。）乃移攻道州。守備沈至緒戰歿。其女再戰。奪父屍還。城獲全。遂東犯江西。陷吉安、袁州。

建昌、撫州、諸府、及廣東南韶屬城、官民盡逃、時賊有獻計取吳越者、獻忠忌良玉在、不聽、乃決策入川中、

冬十月、李自成寇潼關、總督孫傳庭死之、遂陷西安延安諸郡、

當是時、十三家、七十二營、諸大賊、降死殆盡、惟自成與張獻忠存、而自成在襄陽尤勁、議兵所向、從事顧君恩言、關中山河百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以向京師、此上策也、自成從之、初孫傳庭之敗于柿園而歸也、力主固守潼關、控扼上游、益募壯士、繕器積粟、置火車三萬輛、俟賊間而擊之、適關中歲饑、苦征繕、士大夫日望其出關、咸上章催戰、帝

亦屢詔趣之。傳庭不得已。率師東出。扳寶豐唐縣。至郟縣。自成以萬騎迎戰。大敗。幾獲之。會天大雨。道濘。糧車不進。自成遣輕騎出汝州。要截糧道。傳庭乃分軍為三。令白廣恩從大道。高傑親隨。從間道迎糧。陳永福守營。傳庭既行。永福兵亦爭發。不可禁。遂為賊所躡。至南陽。傳庭還戰。賊陣五重。官軍克其三。已而稍卻。火車奔。騎兵亦大奔。賊縱鐵騎踐之。傳庭大敗。自成空壁逐利。一日夜踰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失亡兵器輜重數十萬。傳庭奔河北。轉趨潼關。傑廣恩從之。賊遂至。傑曰。我軍家屬悉在關中。不如徑入西安。憑堅城固守。傳庭曰。賊一入關。則全秦糜沸。秦人尚為我用乎。不聽。已而

EAST ASIAN LIBRARY

自成攻關廣恩戰敗傳庭登陴固守賊分兵從山後遶出其背關城遂陷傳庭躍馬揮刀大呼衝入賊陣與監軍副使喬遷高（定襄人）同戰死賊遂陷華陰渭南（知縣楊暄死之鄉官尚書南企仲年八十三罵賊不絕口遂遇害企仲族子尚書居益子主事居業皆被執不屈加炮烙而死楊暄高平人南居益字思受）連破華商（商雒道黃世清一門遇害其僕唐世鳳罵賊不屈死黃世清字澄海滕縣人）臨潼攻西安守將王根子開門降自成入秦王宮執秦王存樞（愍王樉九世孫）授偽官（授權將軍妃劉氏死之）巡撫馮師孔（字若翬原武人）以下死者十餘人（師孔及按察使黃絅俱投井死秦府長史章尚絅自經死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崔爾達亦皆赴井死鄉官都御史焦源溥罵賊支解死其兄都御史源清不屈死僉事王徵絕食死參政祝萬齡投繯死時傳庭妻張氏在西安率三妾二女同赴井死黃絅字季侯光州人章尚絅會稽人吳從義字裕強浙江山陰人焦源溥字涵一源清字湛一皆三原人王徵字葵心涇陽人）

祝萬齡咸寧人。布政使陸之祺平湖人。等皆降。自成屢招名城大吏未有降者自之祺始。自成乃改西安曰長安稱西京。賜顧君恩女樂一部。賞入關策也。大發民修長安城開馳道閱兵渭橋鉦鼓震天地。諸將白廣恩陳永福等皆降。永福以先射中自成目據山巔不敢下自成折箭爲誓招之乃降。惟高傑以竊自成妻故走延安。爲李過所追折而東。復渡宜川河。絕蒲津以守。自成兵所至屬城風靡。乃詣米脂祭墓。向爲官軍所發焚棄其遺骸自成乃築土封之。改延安府曰天保府。米脂曰天保縣。清澗曰天波府。鳳翔不下。屠之。以僞檄誘降榆林。亦不下。自成大發兵攻之。兵備副使都任字宏若祥符人督餉員外郎王家祿黃岡人里居總兵[illegible][illegible]世欽尤世威世祿等。集衆城守。血戰七晝夜。婦人

孺子皆發屋瓦擊賊。城陷無一降者。忠烈爲天下最。賊遂乘勝降寧夏。屠慶陽。韓王亶𡍼憲王松十世孫。被執。副使段復興字仲芳。陽穀人。一門死之。知府董琬里居少卿麻禧皆不屈死。移攻蘭州。巡撫林日瑞字浴元。詔安人。等亦皆死。同時死節者。副將郭天吉總兵官馬爌中軍哈維新姚世儒同知藍臺鄉官羅俊傑趙官等。進陷西寧甘肅。于是三邊皆沒。又遣別將渡河陷平陽。殺宗室三百餘人。帝遣副將熊通往援。通至。降于賊。并爲賊說總兵周遇吉。遇吉斬之。傳首京師　周遇吉錦州衛人。按孫傳庭謚忠靖。尤世威謚忠剛。俱　本朝賜。

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李建泰曲沃人。副都御史方岳貢穀城人。並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建泰先官祭酒。頗著聲望。尋佐吏部。及是黃景昉罷。九月致仕。命與岳貢俱以本官入直。岳貢以督漕參議召對稱旨。特授副都御史。故

事閣臣無冠都御史者岳貢一人而已。

十二月周延儒以罪逮至賜死。

初延儒薦用侯恂（商邱人）范志完督師。皆僨事。又任選郎吳昌時交通內侍把持朝局。延儒既去。山東僉事雷縯祚（太湖人）劾志完縱兵淫掠御史蔣拱辰劾昌時贓私巨萬交通中官漏洩機密詞皆連延儒帝親鞫志完昌時。于中左門折昌時脛察其事皆有迹乃下獄論死始有意誅延儒初薛國觀賜死人皆謂昌時致之。其門人魏藻德新入閣有寵恨昌時甚因與陳演共排延儒驕養性復騰蜚語帝遂命盡削延儒職遣緹騎逮入京師。時舊輔王應熊被召延儒知帝怒甚宿留道中俟應熊先

入冀爲請帝知之應熊旣抵京命之歸未幾應熊請老許之延儒至安置正陽門外古廟上疏乞哀不許法司以戍請同官申救皆不許及是志完自時棄市勒延儒自盡籍其家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六

明

莊烈帝

甲申 崇禎十七年。是年三月。流賊陷京師。五月。福王由崧稱帝于南京。以明年為弘光元年。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臣等謹按歷代史家書法義例攸殊。率于歷朝代嬗時。意多偏私曲徇。進退失宜。如續綱目于元至正十五年後。即標元國號。大書明年。臣等學識凡猥。嘗擬崇禎甲申。即應倣沿前例。欽蒙我

皇上折衷至義。昭示大公。

面諭臣等以崇禎十七年。明統猶存。仍當大書紀歲。即福王稱號。尚可比于宋代建炎之例。必俟燕湖被執。始書明亡。因以揭萬世之閏綱。祛百家之私議。辨統系而必存其實。垂法戒而永著為程。

睿製煌煌。為自古史臣發凡起例所未有。以視春秋謹嚴。後先一揆。臣等謹首登卷端。用彰

盛美。自是以次編排。悉敬遵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宸衷筆削。洵非管牖之見。所能仰測
高深于萬一云。

通鑑輯覽將成。司事者舉通鑑綱目三編之例。於甲申歲欲大書順治元年。分注崇禎十七年。於下且凡勝朝事。皆別書明。而於李自成陷京師。即繫以明亡。余曰不可。夫三編之例。非述續編之例乎。續編於元順帝二十七年。即分注明年元主北奔而繫以元亡去至正二十八年。爲洪武元年。且自順帝十五年明祖起兵之後。於凡元政。即別書元以示與雖臣各私其君之義也。而朕實鄙之。蓋以理責人者。必先以理

春。正月朔。李自成僭號于西安。

自成僭稱王。改名自晟。國號順。改元永昌。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諡號。以李繼遷爲太祖。設天佑殿大學士。以牛金星爲之。增置六政府尚書。設弘文館以下等官。復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劉宗敏以下九人。伯劉體純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八人。男五十五人。草檄傳布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又云。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痛。見者扼腕。是日大風霾。黃霧四塞。有邱從周者。都司吏也。長不滿三尺。素懷義憤。伺自成出。乘醉直至其前。戟手罵曰。若一貧賤細民。今妄據王府。僭稱僞號。逆天背理。吾見汝屍之萬段

自處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居今之時貶亡明而尊本朝如明之於元其誰曰不可然朕不爲也通鑑輯覽之書非一時之書乃萬世之書於正統偏安之繫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嚮必嚴必謹且正編續編既一正其自視尊大之陋習而顧於本朝嬗代之際有所偏向是不有恧於心而貽來世之譏乎茲於甲申歲仍命大書崇禎十七年分書順治元年以別之即李自成陷京師亦不遽書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於下

也。自成大怒。立斫殺之。

李建泰自請督師勦賊。許之。

帝聞自成僭號。大驚。召廷臣集議。欲親征決戰。建泰家曲沃。富于貲。請以私財餉軍。率師西討。帝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禮。遂賜建泰敕。幸正陽門樓親餞。(行數里。建泰所乘肩輿忽折。衆以爲不祥。)建泰以宰輔督師。兵食匱絀。所攜止五百人。甫出都。聞曲沃已破。驚悸稱病。日行三十里。至定興。吏民閉城不納。建泰攻破之。笞其長吏。抵保定。賊鋒已逼。知府何復。(字見元。平度人。)同知邵宗元。(字景康。碭山人。)方城守。建泰叩城求入。宗元等不許。建泰以尚方劒恐之。或曰。金御史毓峒(保定衛人)監軍。亟推出視。信。乃納之。遂屯城中。

必俟次年福王於江寧被執而後書明亡夫福王設於江南能自立未嘗不可爲南北朝如宋高宗之例也而奈其日即慆淫以致天命去而人心失是非開刱者欲究我兵威而實守成者自失其神器也若夫唐王桂王窮竄邊隅苟延旦夕此正與宋之帝昺帝昰同例不可仍以正統屬之用以示萬世守成之主思天命人心之難諶凜凜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貽留爲臣民所繫屬而不敢謬恃書法之可有高下焉庶幾朕纂通鑑輯覽之本意或不失春秋大一統之義

以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宜城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李建泰既出督師。景文遂與瑜同入閣輔政。帝謂景文曰。朕知卿久。今急而用卿。恨晚。卿尚勉之。景文請釋繫獄張國維郭景昌等。帝立從其言。李自成漸逼。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言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帝是其言。

張獻忠入四川

獻忠自荆州趨蜀。陷夔州。石砫土官秦良玉馳援。兵寡敗歸。先是。秦良玉自夔州敗歸。慷慨語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婦人。蒙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生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族無赦。乃分兵守四境。後賊招土司。獨無敢至石

乎

硂者獻忠至萬縣。水漲，留屯三月。已，破涪州，進陷佛圖關。

注見前時四川巡撫陳士奇字平人漳浦人已謝事，駐重慶。或勸之去。士奇不可，與副使陳纁、知府王行儉字質行宜興人知縣王錫新建人等竭力拒守。賊穴地轟城，遂陷。士奇等皆被執。瑞王常浩亦與焉。王避闖賊自漢中來奔指揮顧景泣告獻忠曰：寧殺吾，無害帝子。賊怒，遂害王，并殺景。天忽無雲而雷者三，賊有震者。獻忠大怒曰：我殺人，何與天事。乃發巨礮與天角，而盡殺士奇等。

二月，李自成陷太原，別遣將犯畿南，陷真定。

自成渡河，連破蒲州、汾州。知府侯君招汾陽縣劉必達俱死之遂陷太原，執晉王求桂。恭王棡十世孫賊脅入北京後不知所終巡撫蔡懋德字公虞崑山人

莊烈手除逆璫官之惡

本朝賜諡忠恪等死之。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與懋德同擊賊懋德死。遂與標丁王永魁等自刎。官吏則有布政使趙建極。副使毛文炳。及妻趙氏。妾陳氏。參議藺剛中。僉事畢拱辰。知府孫康周。同知李一清。長史范志泰。副將惠光祚。都司張宏業。及妻趙氏。子凝秀。指揮韓似蘿。千戶王德新。司鼎。晉府典仗官樊子英等。皆不屈死。應時盛。遼東人。趙建極。河南永寧人。毛文炳。鄭州人。藺剛中。陵縣人。畢拱辰。字星伯。掖縣人。孫康周。字魯侯。安邱人。范志泰。虞城人。張宏業。沂州人。遂連陷黎城臨晉潞安。執瀋

世子。進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力拒。食盡。退守寧武。賊遂抵固關。分兵趨眞定。檄總督徐標。臨清人。降。標斬其使。率衆拒守。眞定知府邱茂華與中軍謝加福害之。以城降。賊攻彰德。趙王常㴑亦降。

下詔罪已。

發帑金五千。治守具。詔天下勤王。左都御史李邦華請

固所稔知而始終不免於偏徇甚至軍旅大事亦令參預如高起潛等喪師辱國嫉妒冒功前既縱惡已甚卽寇氛日迫亦半由其挾權掣肘敗壞封疆又豈可終任刑餘以資捍衛乃當危急存亡之會而外則各邊監視內則乘城守陴復悉委之宦侍未幾而鳴騶出迓接踵迎降富貴固在之言若輩固甘心賣國狗彘不如而莊烈蠱惑滋深阽危不悟可嘆亦可恨也

南遷及太子撫軍江南皆不報。賊勢急。復遣內臣高起潛杜勳等分監邊鎭及近畿要害。

陳演罷

演在閣一無籌畫。惟以賄聞。賊入山西。薊遼總督王永吉請移寧遠總兵吳三桂于關門。選士卒策應京師。演持不可。後帝決計行之。演始不自安。引疾求罷。入辭自言佐理無狀。當死。帝怒曰。汝死不足蔽辜。叱之出。演貲多不能遽行。遂留京師。

李自成陷寧武關總兵官周遇吉力戰死之

初遇吉駐代州。憑城固守。食盡。退守寧武。賊踵至。大呼五日不降。卽屠。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設伏城中誘賊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入復殺數千人城毀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巷戰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執罵賊死本朝賜諡忠武遇吉妻劉氏率婦女登屋射賊賊縱火焚之闔家俱死城中士民無降者自成集衆計曰此去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奈何不如且還俟再舉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允降表相繼至自成大喜遂長驅而東

三月大同總兵官姜瓖宣府監視太監杜勳俱降于李自成

自成將至大同巡撫衛景瑗字仲玉韓城人不知瓖已降賊歃血要與共守瓖布訛言謂巡撫秦人將應賊代王果疑

之。不與相見。及自成至。環開門迎降。自成殺代王傳㸌。簡王桂十世孫。宗室殆盡。景琔被執。自成欲官之。景琔據地以頭觸階石。血淋漓。尋自縊死。賊嘆爲忠臣而去。分巡副使朱家仕。盡驅妻妾子女入井。而已從之。一家死者十六人。督餉郎中徐有聲。山陰知縣李倬。亦死之。朱家仕。河州人。徐有聲。金壇人。李倬。陝西人。至宣府。杜勳蟒玉鳴騶郊迎三十里外。巡撫朱之馮字樂三大興人。登城誓守。將士皆散走。嘿無應者。之馮撫膺嘆曰。不意人心至此。俄賊入城。之馮南向叩頭。縊死城樓下。同時死難者。督糧通判朱敏泰。諸生姚時中投繯死。副將甯龍罵賊死。繫獄總兵宮董用文。副將劉九卿。及里居知縣申以孝。並不屈死。其他婦女死義者。十餘人。

蔣德璟罷。

李建泰自保定疏請南遷。帝召廷臣于平臺。諭曰。國君

死社稷。朕將焉往。德璟與少詹事項煜請命太子往江
南。帝不答。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德璟擬旨。有
向來小人倡為練餉。致民窮禍結等語。帝不悅。責其朋
比。罷之。德璟移寓外城。無何。都城陷。得逸去。而李建泰
在保定。賊亦尋至。其部下為賊內應。城遂陷。知
府何復。同知邵宗元。御史金毓峒。及中官方
正化。鄉官張羅俊等。皆不屈死。建泰竟降賊。
封總兵官吳三桂。唐通。左良玉。黃得功。俱為伯。
李自成犯居庸。守將唐通。太監杜之秩以關降。
通先以兵入衛。命與杜之秩同守居庸。已而自成至。通
與之秩俱降賊。遂入關。陷昌平。焚十二陵。總兵官李守
鑅力戰死。始自成欲知京師虛實。往往遣其徒輩重貲
賈販都市。又令充部院掾吏。探刺機密。朝廷有謀議。丁

里立馳報及是昌平已陷兵部發騎偵探輒被勾去無一還者賊遊騎至平則門都人猶未知也帝召問羣臣莫對有泣者頃之賊環攻九門門外先設三大營賊至悉降守陴者寥寥益以內侍內侍專守城事百司皆不敢問丙午日十八自成設座彰義門外降賊太監杜勳侍呼城上人請入城見帝監視太監曹化淳等縋之入內勳盛稱賊勢請帝自為計帝怒叱之出手書親征詔召駙馬都尉鞏永固（字洪圖宛平人尚光宗女樂安公主）以家丁護太子南行永固叩頭曰親臣不藏甲臣安敢有家丁相向涕泣而已

京師陷帝崩于煤山

杜勳旣叱出曹化淳等復縋之下城勳顧謂曰吾輩富貴固在也及日晡化淳遂啟彰義門賊盡入帝出宮登煤山望見烽火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還宮命分送太子永定二王于周奎田宏遇陝西人田貴妃父時貴妃已卒第以劒斫長平公主嘆曰汝何故生我家太子投奎家不得入匿侍奄外舍後為奄獻于自成永定二王亦被執皆不屈自成羈之宮中尋封太子為宋王挾之西去不知所終長平公主絕而復甦至　本朝順治二年命前所選駙馬周顯復尚故主土田邸第給予有加主涕泣逾年病卒趣皇后自盡后即承旨自經又斫殺妃嬪數人翌日昧爽內城亦陷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為遺詔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

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以帛自縊于山亭。遂崩。太監王承恩縊于側。李自成氊笠縹衣。乘烏駮馬。入承天門。偽丞相牛金星、尚書宋企郊乾州人。以吏部員外郎家居降賊。等騎而從。登皇極殿。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已知帝后崩。自成命以宮扉載出。盛柳棺。置東華門外。百姓過者皆掩泣。尋遷殯昌平州。州之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斬蓬藋而封之。一切簡率。田妃墓。在鹿馬山。妃前卒。葬此。時羣臣殉難者。文臣則大學士范景文。景文趨至宮門。遇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赴雙塔寺旁古井死。其妾聞之。即自經死。本朝賜謚文忠。尚書倪元璐。元璐聞難。北向拜父。南向拜母。自縊而絕。一門殉節者十三人。本朝賜謚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邦華走文丞相祠。北向再拜。三揖信國。作絕命詞。自經死。本朝賜謚忠肅。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城陷。

家彥向闕叩頭。投城下。不死。縊于民舍而絕。本朝賜諡忠毅。家彥。字開美。莆田人。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兆祥奉命守正陽門。賊至。自縊門下。子進士章明。亦縊死。兆祥妻呂氏。章明妻王氏。亦同日並縊。本朝賜兆祥諡忠靖。章明諡貞孝。兆祥。字允言。交河人。左副都御史施邦曜。邦曜聞城陷。自縊。僕解之。復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阻我死。遂仰藥而絕。本朝賜諡忠愍。邦曜。字爾韜。餘姚人。大理寺卿凌義渠。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乃取平生所閱書。盡焚之。曰。無被賊手汙也。服緋正笏。向闕拜。復南向稽首。作書辭父。闔戶自經。本朝賜諡忠介。義渠。字駿甫。烏程人。太常少卿吳麟徵。麟徵奉命守西直門。賊詐爲勤王兵請入。中官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塞其門。募死士縋城襲擊。多所斬獲。及城陷。入道旁祠。作書訣家人。自經死。本朝賜諡忠肅。麟徵。字聖生。海鹽人。右庶子周鳳翔。都城陷。或有傳帝南幸者。鳳翔趨入朝。見魏藻德陳演等羣入。而自成方據御座。鳳翔至殿前。大哭。急從左掖門出。賊亦不問。歸至邸。作書辭二親。題詩壁間。自經死。本朝賜諡文忠。鳳翔。字儀伯。山陰人。左諭德馬世奇。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筯起。問帝安在。或言已出

城陷。知帝崩。東宮二王被執。作書別母。肅衣冠。拜所
著孝經局。望闕再拜。自經。妾李氏。朱氏。並先縊死。
本朝賜左中允劉理順。城陷。理順與妻萬氏妾李氏子
諡文肅。孝廉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居
羣盜多中州人。聞其死。入哭曰。此吾鄉之劉狀元也。居
鄉多厚德。何遽死。羅拜號泣而去。本朝賜諡文烈。
理順字復檢討汪偉。京城陷。偉語繼妻耿氏善撫幼子。
禮。杞縣人。耿泣曰。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
幼子屬其弟。衣新衣。上下縫紉。自剄不殊。復投繯而
絕。偉欣然曰。是成吾志。移其屍于堂。援筆書于壁曰。
講官翰林院檢討汪偉同繼妻耿氏死節處。乃太僕寺
自經。本朝賜諡文毅。偉字叔度。休寧人。
丞申佳允。佳允出近畿閱馬。聞李自成破居庸關。流涕
曰。京師必不守矣。疾馳入都。貽子涵光書曰。
吾受國恩。當以死報。城陷。冠帶辭母。策馬至王恭廠。將
投井。從者持之下馬。旁見灌畦巨井。急躍入。僕號呼。欲
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給事
也。遂死。本朝賜諡端愍。佳允字孔嘉。永年人。
中吳甘來。甘來聞變。疾走皇城。不得入。返作絕命詞。盡
取疏草焚之。曰。賊寇縱橫。徒持議論。無益毫
末。留之奚彌大。正衣冠北向拜。投繯死。本御史王章
朝賜諡莊介。甘來字受和。江西新昌人。

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守阜成門。賊入城。時亨要章走。俄賊突至。疾呼下馬。時亨倉皇下跪乞降。章罵賊不顧。賊攢槊刺死。本朝賜諡節愍。章字漢臣。武進人。陳良謨。良謨母老。已未有子。而妾時氏方娠。乃謂之曰。吾且死。汝幸妊身。急歸父母家。時泣曰。公殉國。妾不當殉公耶。倘不幸有他。不如無子。良謨曰。能如是乎。時乃先就縊。既死。良謨整衣冠。望闕拜。亦自縊。本朝賜諡恭潔。良謨字士亮。鄞人。時氏。京師人。陳純德。奉命督學畿輔。因賊警還都。及城陷。慟哭作書別父母。遂自經。福王時。諡恭節。純德字靜生。零陵人。趙譔。巡視中城。城陷。罵賊被殺。兵部郎中成德。德聞帝崩。慟哭。持雞酒奔奠梓宮前。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為動。奠畢歸家。有妹年二十餘。因家難未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請先死。德稱善哭而視其縊。繼室霍氏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子婦皆死。亦投繯死。闔門死難。本朝賜諡介愍。德字元升。霍州人。郎中周之茂。需次都下。賊搜得之。不屈被害。之茂字松如。黃麻人。吏部員外郎許直。直聞帝崩。一慟幾絕。客以七十老父為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乃作書寄父。賦絕命詩六章。闔戶自經死。本朝賜諡忠愍。直字魯若。如皋人。兵部員

外郎金鉉。鉉巡視皇城。京師陷。慟哭。急趨入朝。見宮人。河從者力挽之。鉉怒。奮臂躍入死。母章。妻王。弟鋐。並同水日死。本朝賜諡忠潔。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員外郎甯承烈。管太倉銀庫。城陷。自經。于官廨。承烈字養純。大興人。中書

宋天顯。被執。自經。天顯松江華亭人。光祿寺署丞于騰雲。賊至。語其妻曰。我為朝臣。汝亦命婦。不可汙賊。夫婦並衣命服。從容自經。騰雲順天人。兵馬司指揮姚成。城陷自經。成字孝成。餘姚人。知州馬象乾。寓京師。賊入。率妻及子女五人並縊。凡數十人。又布衣湯文瓊者。慟哭自殺。書其衣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則文丞相之心。賊徒見者。皆歎其忠。勳戚

則宣城伯衛時春。時春掌後府。京師陷。懷鐵券。闔門十七人。皆赴井死。時春。頴六世孫。

惠安伯張慶臻。都城陷。慶臻召親黨。盡散貲財。闔家自焚死。福王時。諡忠武。新城侯王國興。城陷。自焚死。國興。熹宗母孝和太后弟昇之子。新樂侯劉文炳。文炳以孝純皇太后弟子。嗣封侯。太后。帝生母也。文炳素與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麓。講明忠義。賊攻西直門。勢益急。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尼麓踉蹌告文炳。宜自爲計。時太后母瀛國太夫人尚在。文炳與其母杜氏計。太夫人篤老。不可俱燼。請匿之湛然家。杜氏曰。太夫人得所。我與若妻妹俱死耳。外城陷。文炳馳至崇文門。殺賊數十人。騎歸第。母妻及其妹。已俱縊死。家人共焚樓。火烈不得入。至後園。與叔繼祖俱投井死。弟文耀守外城。城破奔還。覓文炳死所。大書版井旁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闔門死者四十二人。而湛然以匿瀛國太夫人。爲賊拷掠。終不言。體糜爛以死。　劉文炳字淇筠。宛平人。申湛然黃尼麓亦俱宛平人。

駙馬都尉鞏永固。都城陷時。公主已薨。未葬。永固以黃繩縛子女五人繫柩旁。曰。此帝甥。不可汙賊手。舉劍自刎。闔室焚死。福王時。謚貞愍。及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賊陷。作絕命詞。自縊死。千戶高文采一家十七人。皆自殺。等皆同時死。宮人魏氏。臨御河大呼曰。有志者當自爲計。遂投河死。頃刻間。從死者一二百人。又有宮人費氏者。自投眢井中。賊鉤出。見其姿容。爭奪之。費紿曰。我長公主也。羣賊不敢逼。擁見自成。自成命中官審視。非是。以賞部將羅某。費紿羅曰。我實天潢。義難苟合。將軍宜擇吉成禮。羅喜。置酒極歡。費懷利刃。俟羅醉。斷其喉立死。因自詫曰。我一弱女子。殺一賊帥。足矣。遂自刎[illegible]

成聞大驚令收葬之越三日己酉昧爽成國公朱純臣（能七世孫）大學士魏藻德陳演等率百官入賀演首勸進自成不許大改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從事六科曰諫議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院曰弘文館巡撫曰節度使其餘改者甚多）召見朝官以大僚多誤國槩因繫之庶官則或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銓除不用者搒掠取貲）繫純臣藻德演及諸勳戚大臣等悉付劉宗敏營（藻德與其子世奇家人泣曰我不能爲告主今求死不得矣）搒掠責賕賂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是時畿內府州縣俱降山東河南亦多附自成謂眞得天命令牛金星等撰登極儀諏吉日及自成升座忽若有神人擊之者座下龍爪鬣俱動自成恐亟下鑄金璽及永昌錢皆不就聞山海關吳三桂兵起益大沮喪謀歸西安

夏四月我

大清兵破李自成于山海關自成奔還京師僭號于武英殿遂奔山西

初吳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聞京師陷猶豫不進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姬陳沅被劉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襲破賊將自成怒親部賊十餘萬執吳襄于軍東攻山海關以別將從一片石關名在永平府撫寧縣東北越關外三桂懼乞降于我

大清求共討賊睿親王師次翁後得三桂書即遣使報之大略言聞明崇禎帝滅于流賊不勝髮指故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滅賊出民水火伯遣使致書深爲喜悅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爲藩王國讎可報身家可保三桂復請

速進兵。遂疾馳至沙河。三桂報賊已出邊。立寨柵。
大軍迎擊之。敗賊將唐通于一片石。至山海關。三桂開關
出迎我
大清令三桂兵。繫白布為識。使之先驅。遂入關。時賊衆皆
多歷戰陣。殊剽悍。陣于關內。自北山亙海。
大軍布陣。不能横及海岸。乃令軍士鱗次布列。對賊陣尾。
伺其氣衰。奮擊之。且戒勿越伍躁進。違節制。陣既列。三
桂居右翼之末。先悉其衆搏戰。賊力鬭。圍開復合。戰良
久。
大軍從三桂陣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奔騰。飛矢雨墮。天
大風。沙石飛走。擊賊如雹。自成方登高岡。觀戰。知為

大清兵。急策馬下岡走。賊衆大潰。自相殘踏。死者無算。僵屍遍野。溝水盡赤。自成奔永平。

大軍追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殺吳襄。走還京師。牛金星居守。諸降人往謁。執門生禮甚恭。金星曰。訛言方起。諸君宜簡出。由是降者始懼。多竄伏矣。乃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爲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騾車載歸西安。二十九日。僭帝號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爲帝后。立妻高氏爲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禮。是夕。焚宮殿。及九門城樓。詰旦。挾太子二王西走。而使僞將軍左光先谷可成爲後衛。自成勒諸擋。悉取其金玉珠寶。及出宮。令羣賊各執守城自煬杖逐之。不分貴賤。皆號泣徒跣。敗面流血。走出京城門外。

五月。

大軍定京師。

自成既西奔我

大軍所至諭以定亂安民共享太平之意百姓竄匿山谷者悉還鄉里迎降恐後遂整兵入京城故明諸臣迎于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民間安堵如故命以禮改葬崇禎帝后建碑亭殿廡悉如典制並葬帝妃袁氏兩公主及熹宗后張氏神宗妃劉氏皆如禮令臣民服喪三日。

尋議加謚曰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明史贊曰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爲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厲殫心治理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

續通鑑綱目於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明太祖起兵之後即書元以去其正統此大不可者至崇禎甲申以後本朝已定鼎燕京而福王雖偏安江南亦即逾歲被執明亡則甲申五月以後乙酉五月以前明之正統雖未亡而明之偏安已不保故用元順帝十五年以後之例書明以別之然固不知續綱目之左袒也

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埽。而帝得加謚建陵、典禮優厚。是則

聖

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奉福王由崧。神宗孫福恭王常洵長子。初封德昌王。崇禎十六年。嗣封福王。監國于南京。

北都既陷。莊烈帝殉社稷。四月己巳。報至南京。人心惶懼。時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方督師勤王。在浦口。諸大臣議立君。而福王由崧與潞王常淓穆宗孫潞簡王翊鏐之子。俱以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梃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及郎中周鑣字仲馭。金壇人。僉事雷縯祚。前注見。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字儼若。遂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寧人。而右都御史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詹事姜曰廣字居之新建人。皆
然之。移牒可法大略言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
潞王。神宗之姪。賢明當立。可法遂還南京。而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
王昏庸。欲立之。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基之十二世孫。總兵
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結。而致書于可法。可法
意未決。甲申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宏基達之十世孫。等。戶部
尚書高宏圖字研文膠州人。等。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等集議
于朝。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吏科給事中李沾
松江華亭人。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
而士英握兵于外。與諸將送福王至儀真。連營江北。勢
甚張。可法不得已。乃以福王名告廟。時文武官俱集內官宅。韓贊周令各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署名籍姜日廣日無怠遽請祭告奉先殿而後行明日至奉先殿諸勳臣語侵史可法日廣呵之于是羣小咸目懾日廣乙酉迎王于江浦丁亥百官迎見于龍江關在江寧縣西儀鳳門外王素服角帶哭五月戊子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

明福王以史可法高宏圖姜日廣王鐸孟津人並為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仍總督鳳陽等處

軍務。

時廷推閣臣。劉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勳臣無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競舉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阮大鋮。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宏圖士英。並爲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姜曰廣先以曾有異議不用。及再推詞臣。乃以曰廣及王鐸等名上。遂與鐸並命。又以張慎言爲吏部尚書。起劉宗周爲左都御史。宗周聞京師陷。方召募義旅討賊。未發而福王立。遂起故官。徐石麒爲右都御史。尋改吏部尚書。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同部。協理京營戎政。莊烈帝令國維赴江浙督餉。出都十日而城陷。至是召還。餘皆遷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擢有差。

明福王稱帝于南京。以史可法督師江北。召馬士英入閣辦事。

史可法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時馬士英旦夕冀入相。及督師鳳陽命下。大怒。以可法所與士英七不可書奏之王。且令高傑等疏趣可法視師。而自擁兵入覲。拜表即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揚。王命以便宜行事。各鎮竝聽節制。十五日壬寅王稱帝于南京。癸卯。士英即入閣佐理。仍掌兵部尚書事。乙巳。可法陛辭。請以總兵劉肇基字鼎維遼

東人。子永綏。李棲鳳。卜從善。金聲桓字虎夫遼東衛人。等隨征。從

之可法敕行。卽遣使訪崇禎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復奉命祭告泗鳳二陵。祭畢。上疏言。鳳泗境中。蒿萊滿目。陛下見之。當益悲憤。願愼終如始。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必默佑中興。若不思遠略。威斷不靈。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時李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並殺僞官據城自保。未知南都擁立事。可法請速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棄者。亦悉舉任用之。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幕府稱得人。

明分淮揚鳳廬爲四鎭。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淸高傑領之。

時議分江北爲四鎭。劉澤淸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四鎮中惟黃得功猶具勇敢樸誠之氣蕪湖身殉始終殊有足觀若高傑攻城掠民慘毒而行同寇賊以史可法之錚錚佼佼爲其素所心憚正當乘此變色汗背時一一聲罪切責折其驕縱之氣且爾時三鎮解散獨傑節無狀未敢遽行稱亂也乃一意坦懷相與不惟不知感恩轉令心生易視良由明季陋習專尚調停推其末流賢者不免彼萬元吉之齎金出犒用博遷官又無論矣語云一木難支況大廈已

光固一路。仍進得功靖南侯。封傑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時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圖欲入城。揚州民畏傑不納。傑攻城急。日掠村鄙婦女。民益惡之。知府馬鳴騄襃城人。推官湯來賀南豐人。堅守月餘。進士鄭元勳家城中。身詣傑營。責以大義。傑頗感悟。爲斂兵五里外。城西北得暫啓門以通薪而守城者負約。數以矢石中傑兵。傑兵復進。揚人競疑元勳通傑。遂遇害。鄭元勳歙縣人。傑知不可攻。意稍怠。而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王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謁可法帳中。詞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又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

傾之後僭有其半

夷然。爲具疏屯其衆于瓜洲。傑又大喜。可法乃開府揚州職方主事萬元吉請奉詔宣諭四鎮。且發萬金犒高傑令保江淮。乃渡江。詣諸將營。約共奬王室。諸將嫌漸解。廷議以元吉能輯諸鎮擢太僕少卿。監視江北軍務。

明進封左良玉爲寧南侯。

先是。莊烈帝詔封良玉寧南伯。許功成世守武昌。命給事中左懋第字蘿石。萊陽人。便道督戰。事在是年正月。良玉乃條日月進兵狀以聞。疏入。未奉旨而京師陷。福王立。詔至。其部下有異議。不欲開讀。巡撫何騰蛟字雲從。黎平衛人。急詣良玉所爭之。而良玉已從正紀良玉所置官名。盧鼎言。開讀如禮。諸將尙洶洶。欲引兵東下。良玉慟哭不許。盡出所藏金銀綵物。散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變至此。

良玉何心獨有之乎。于是諸將噭然皆哭。副將馬士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礮斷江。衆乃定。會王命進良玉爵爲侯。廕一子錦衣千戶。以上流之事。專委良玉。制書到楚。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于闖門。良玉得以其閒。稍復楚西境之荆州德安。承天。而騰蛟及總督袁繼咸字季通。宜春人。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爲屏蔽。良玉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爲親軍。後五營爲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爲滿。軍法用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里。諸鎮兵惟高傑最强。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仙鎮之敗。精銳略盡。其後歸者多烏合。軍容雖壯。法令不復相攝。而是時良玉亦老且病。無出兵意矣。

明。分置應天。蘇松。巡撫。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以左懋第爲應天安徽巡撫。祁彪佳字宏吉。浙江山陰人。爲蘇松巡撫。時蘇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從賊者。奸民和之。少詹事項煜及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顯吳縣人。禮部員外郎湯有慶長洲人。之家。皆被焚刦。常熟又焚給事中時敏家。彪佳請議從逆諸臣罪。而治焚掠之徒以加等。從之。時高傑駐瓜洲。跋扈甚。彪佳尅期往會。至期風大作。傑意彪佳必無來。彪佳攜數卒衝風渡。傑大駭。異盡撤兵衛。會彪佳于大觀樓。彪佳披肝膈。勉以忠義。共獎王室。傑感歎曰。傑閱人多矣。如公。傑甘爲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共飯而別。

明以忻城伯趙之龍永樂功臣彝八世孫。總督京營戎政。

明淮揚巡撫路振飛。字見白。曲周人。擊賊黨董學禮于宿遷。走之。

先是。流賊陷山西。振飛遣將十七人。分道防河。由徐泗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宿遷至安東沭陽且團練鄉兵犒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數萬至是河南副使呂弼周鄒平人為賊節度使進逼淮上進士武愫涇陽人為賊防禦使招撫徐沛而賊所遣偽制將軍董學禮等據宿遷振飛擊擒弼周愫走學禮竿弼周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縛愫徇諸市鞭八十檻車送南京誅之會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盧陵人為淮揚巡撫乃罷振飛振飛亦遭母喪無家可歸遂流寓蘇州振飛在淮安與巡按御史王燮頻號召義士同心戮力自振飛既去王燮亦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而劉澤清來居淮城威福自擅散遣義士其桀驁者籍之部下劫掠村落一空又大興土木造宅壯麗僭擬皇居與田仰日肆歡飲士民憤怨時山東郡縣已歸我大清王燮亦不能往但逡巡河上而已

六月明追上崇禎帝后謚號

命謚崇禎帝曰烈皇帝廟號思宗。趙之龍欲傾高宏圖以思非美謚上疏糾駁尋改曰毅宗。周后曰孝節皇后。又追謚其祖母鄭貴妃曰孝寧太后。考福恭王曰恭皇帝。尋改謚孝皇帝尊其墓曰熙陵別立專廟。上嫡母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時太僕少卿萬元吉請修建文實錄復其尊稱，并還懿文追尊故號。祀之寢園。以建文配。而速褒靖難死事諸臣。以作忠義之氣。命從之。乃追復懿文太子廟號。追謚建文帝曰惠宗讓皇帝。復封其弟允熥等爲王。并上景帝廟號曰代宗。改謚孝宗張后曰孝成皇后。方孝孺等皆爲贈謚立祠。又聞崇禎太子及永定二王。皆爲李自成所害。乃追謚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

明召阮大鋮陛見。

大鋮名掛逆案。失職久廢。崇禎末。以避流賊居南京。頗招納遊俠。爲談兵說劍。覬以邊才召。無錫顧杲。吳縣楊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廷樞等皆復社中名士方聚講南京惡大鋮甚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鋮懼乃閉門謝客獨與馬士英深相結福王既立士英秉政招權罔利日事報復時高宏圖姜曰廣張慎言等皆以宿德在位將以次引海內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鋮因薦大鋮知兵初大鋮在南京與守備太監韓贊周暱及北都既陷中官悉南奔大鋮因贊周遍結之爲羣奄言東林當日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以潛傾史可法等羣奄更極口稱大鋮才士英亦言大鋮從山中致書與定策謀爲白其附璫贊導無實跡遂命大鋮冠帶陛見大鋮乃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并自白孤忠被陷痛詆孫愼行魏大中左光斗且指

大中爲大逆。于是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器懷遠侯常延齡（開平王遇春十一世孫。）等並言大鋮逆案巨魁不可召。給事中羅萬象應天府丞郭維經（字六修。江西龍泉人。）大理寺丞詹兆恒（字月如。廣信永豐人。）亦各言逆案不可翻。（兆恒疏畧言。先皇手定逆案。芟刈羣凶。第一美政。今者大讐未報。乃忽召大鋮。還之冠帶。豈不上傷先帝靈。下短忠義氣哉。疏奏。命取逆案進覽。兆恒即上進。而士英亦以是日進三朝要典。）乃切責萬象等。弘圖復請下九卿會議。亦不聽。

明吏部尙書張愼言罷。

時大起廢籍。愼言薦前大學士吳甡前尙書鄭三俊。王命召甡陛見。一日朝罷。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羣詬于廷。指愼言及甡爲奸邪。叱咤徹殿陛。給事中羅

萬象言慎言平生具在甡素有清望安得指爲奸邪孔
昭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囂爭不已
孔昭至欲手刃慎言韓贊周呵之乃止既退又疏劾慎
言極詆三俊且謂慎言當迎立時阻難懷二心乞寢甡
陛見命且議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辨因乞休時兩解之
萬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鎮也新改京營又加二鎮銜
何嘗不用武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寬武臣武臣報先
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參駁歸言官不聞委勳
臣以糾劾也使勳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逐哉史可法
奏慎言疏薦無不當諸臣痛哭喧呼滅絕法紀恐驕弁
悍卒益輕朝廷御史王孫蕃言用人吏部職掌奈何廷
辱冢宰宏圖等亦以不能戢和文武各疏請罷俱不允而
吳甡亦竟不復召慎言乃再疏乞休遂許其請且諭之
曰晉疆未復卿已無家可歸沿途僑寓需召慎言遂去

江左雖處下游未始不可擬於南宋臨安之局第建

寓蕪湖宜城間。至國亡後疽發于背飲藥卒

明總兵劉澤清入朝于南京。吏部侍郎呂大器罷。

先是諸臣議擁立時大器主錢謙益雷縯祚言。欲立潞王。事具前。及馬士英等推戴福王。因遷大器吏部左侍郎大器以異議紲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擁兵入朝。醜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躋阮大鋮中樞。其子以銅臭為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陣。授總戎。姻婭越其杰田仰。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先朝罪人盡登膴仕。亂名器。夫吳甡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諒直終為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鋮。臣不謂無一技長。而奸回邪慝。終為社稷無窮之禍。至是澤清入朝。疏糾大器縯祚懷異圖。而薦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炎時有張韓劉岳諸人力足勉圖匡濟是以勢同累卵而半壁猶可支持若福王志量既不知以康王自期又分鎮非人如劉澤清高傑等悍然尾大不掉抑且互相傾軋遙制朝權雖史可法之忠貞不能消其跋扈況馬士英之奸宄甚至挾以要君宜其交訌日深而淪胥莫挽矣

逆案張捷、丹陽人。鄒之麟、武進人。張孫振霍山人。等。時武臣各占分地，賦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擠排異己。奏牘紛如，紀綱盡裂，而澤清所言尤狂悖。擁立之初，即援靖康故事，請以五月改元，又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贓銀，又請禁巡按不得拏訪追贓，請法司嚴緝故總督侯恂及其子方域。時皆曲意從之。及是入朝，復阿士英指，力糾大器等。侯方域字朝宗。大器遂乞休去，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明無他。士英憾未已，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器籍，復命法司逮治之。尋以蜀地盡失，無可蹤跡而止。太器既去，沾得超擢左都御史，而謙益亦以附士英，大鋮得爲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明鎮江軍亂、

時史可法部將于永綏等四人駐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黃之奎亦部水陸兵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四將兵

恣横刃傷民。浙兵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備李大開。統浙兵斫鎮兵。馬鎮兵與相擊。遂有隙。射殺大開。亂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會巡撫祁彪佳至。永綬等遁去。彪佳劾治四將罪。賙卹被難家。民大悅。前給事中熊汝霖赴召。途中上言。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為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鎮以殺掠獲封賞。我何憚不為。臣意四鎮必毅然北征。一雪此恥。今戀戀淮揚。何也。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卽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曾奧窔之內。而遽以藩籬視之。疏奏。不省。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

明馬士英乞罷。慰留之。

士英當國。畏東林倚左良玉為難。謾語修好而陰忌之。良玉不自安。屬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當陛見面數士英奸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貪不法。且言嘗受張獻忠偽官周文江麻城人。重賄爲題授參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諸罪。司禮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贊周即執志孔候命。時有內諭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請罷。而賂福邸舊奄田成張執中等。泣愬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逐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去。誰念上者。明日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請釋志孔。而命澍速還湖廣。未幾。復以他事奪澍官。故都督掌錦衣衛劉僑者。嘗遣戍。由周文江賄張獻忠。受偽命爲錦衣指揮使。及良玉復蘄黃。僑削髮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令訐澍。遂復僑官。削澍職。尋以朱盛濃楚府中尉言逮澍。良玉留澍不遣。良玉令部將羣譁。欲下南京索餉。因保救

黃澍倚良玉而斥士英雖不得爲敢言亦足褫老奸之魄福王聞言意動欲令避位未始非一隙之明可冀挽回萬一無如士英素稔其柔懦不能割斷自如而舊奄又樂其表裏爲奸遂挾背恩爲泣留之計國事至此宦寺與閹臣把持朝局倚牢不可破誰爲亂階易曰履霜堅冰非一朝

一夕之故其能無太息痛
恨於貽謀之不善耶

澍袁繼咸亦爲上疏代澍申理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遂匿良玉軍中

良玉與士英由此有隙

明封福府千戶常應俊爲襄衛伯

應俊本革工福王值寇出亡時應俊嘗負行以免于難王初立即授左都督至是封襄衛伯世襲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及福府內臣屈尙忠田成張執中等亦以翊戴功各廕其弟姪有差

明命魯王以海魯荒王檀之九世孫居處州

時山東殘破以海棄藩南奔泊舟京口命暫駐處州明年南京破兵部尙書張國維等迎以海居于紹興號魯監國順治三年六月大兵克紹興以海遁入海國維及禮部尙書余煌侍郎陳函輝等皆死六年吏部尙書張肯堂復迎以海居方山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八年。

大兵襲舟山。以海復航海。肯堂自經死。鄭成功奉以海居金門。禮待頗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時順治十一年也　余煌字武貞。會稽人。陳函輝字木叔。臨海人。張肯堂字載寧。松江華亭人。鄭成功芝龍子。南澳在廣東潮州府饒平縣東南海中。中有三澳。延袤三百里。爲閩粤門戶今設南澳鎮總兵駐此。　按張國維謚忠敏。張肯堂謚忠誠。俱　本朝賜

秋。七月。明遣兵部侍郎左懋第等。求成于我

大清。

我

大清兵連破李自成。河北郡縣。亦相繼歸附。時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懋第母陳歿于燕。欲因是返匶葬。請行。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少卿馬紹愉偕。而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

軍務馬紹愉者故兵部郎官也嘗爲陳新甲通使（事見前）新甲旣誅紹愉以督戰致衂爲懋第劾罷及是紹愉已起官郎中乃進爲少卿副懋第懋第請罷紹愉勿遣（畧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蹤跡臣旣充使勢不能兼理封疆且紹愉臣所劾罷不當復與臣共事必用臣經理則乞命洪範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但銜命而往而勿遣紹愉）閣部議止紹愉改遣原任薊督王永吉（高郵州人）命仍遵前諭懋第瀕行言臣此行死生未卜請以辭闕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讐恥爲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卹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

而安衆蹕其言時令齎白金十萬兩幣帛數萬匹以兵三千人護行命王永吉時以永吉總督山東軍務暫駐河上料理戰守候北使回時史可法銳意進兵河南以懋第等方行兵不宜繼進諭止之懋第等以十月朔至張家灣我

大清令以百人從行入都館之鴻臚寺懋第請祭告諸陵及崇禎帝不許乃陳太牢旅所哭而奠之旋以是月二十八日遣還出都陳洪範于途次陳密啓請身往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于是自滄州追還懋第改館太醫院而縱洪範南歸至明年五月南京破懋第聞之慟哭其從弟懋泰先爲吏部郎降賊後歸我

大清授官矣來謁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叱出之尋與從行兵都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劉統王廷佐俱死之惟馬紹愉降按左懋第　本朝賜諡忠貞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李自成遁歸西安。

初自成西走至定州。我

大清兵追敗之。斬賊黨谷可成。自成西走眞定。益悉衆迎

戰。

大兵復擊之。賊不能支。漸却。自成中流矢創甚。西踰故關

入山西。會

大兵東返。自成乃得鳩合潰散走平陽。以讒殺其黨李巖。巖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及陷京師。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又獨于士大夫無所拷掠。牛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殺偽官自保。巖請率兵往。金星陰告自成曰。巖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巖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因譖其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巖飲。殺之。賊衆俱解體。至是自成

復遁歸西安。遣別賊陷漢中。降總兵趙光遠。進略保寧。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張獻忠以兵拒之。乃還。自成既屢敗。益强狠自用。僞尚書張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製銅鏌官吏坐賍即鏌斬。民盗一雞者死。西人大讐懼。張第元。汾陽人。耿始然。猗氏人。

明以張有譽江陰人。爲戸部尚書。

內批特用戸部侍郎張有譽爲尚書。高宏圖封還力諫。不聽。蓋有譽素有清望。馬士英欲借以開傳陞倖門。爲阮大鋮地也。未幾。又以張捷爲吏部侍郎。捷因薦逆案呂純如。得罪公論。士英方欲用大鋮故亦以中旨起之。

明釋高墻罪宗爲庶人。

前唐王聿鍵等三百餘人。俱釋爲庶人。禮臣請復聿鍵王爵不許。尋命徙居廣西平樂府。明年南京破。聿鍵方行次杭州。遇總兵鄭鴻逵戸部主事蘇觀生。奉之入閩。總兵鄭芝龍。巡撫都御史張肯堂。與禮部尚書黄道周等。定議奉聿鍵監國。

閏六月，遂自立于福州，號隆武，改福州為天興府。進芝龍、鴻逵為侯，觀生、道周俱大學士，餘拜官有差。時權在鄭氏，聿鍵不能有所為，屢促芝龍出兵，以餉絀辭，竟不行。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啓行，由廣信出衢州，進至婺源，遇

大清兵，戰敗，執至江寧，不屈死。于是侍郎楊廷麟等請聿鍵出江右，總督何騰蛟請出湖南。原任知州金堡言騰蛟可恃，芝龍不可恃，宜棄閩就楚，聿鍵從之。十二月，自福州起行，至建寧。明年二月，至延平。六月，

大清兵克紹興，閩中大震，鄭芝龍航海去，仙霞嶺空無一人。七月，

大兵抵閩關，守浦城御史鄭為虹、給事中黃大鵬、延平知府王士和死焉。進克興化，副使知府事劉汞祚仰藥死。八月，聿鍵出走，數日方至汀州。

大兵繼至，從官奔散，與妃曾氏俱就執，妃至九瀧投于水。聿鍵死于福州。給事中熊緯、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禮等俱死。時順治三年也。 蘇觀生，字宇霖，東莞人。金堡，仁和人。仙霞嶺，在浙江衢州府江山縣南，福建建寧府浦城縣北，即古泉山之嶺，為浙閩通衢。鄭為虹，字天玉，江都人。黃大鵬，字文若，建陽人。王士和，字萬育，金谿人。劉汞祚，字叔遠，武進人。九瀧，即九龍灘，在清流縣南，險峻為七閩最。熊緯，字文江，南昌人。曹學佺，字能始，侯

官人。按黃道周本朝賜謚忠端

八月。明設廠衛緝事官。尋罷之。

刑科給事中袁彭年公安人。疏言。廠衛之盛衰。關世運之治亂。不可不革。命責以狂悖沽名。謫浙江按察司照磨。蘇松巡撫祁彪佳亦上疏極論其弊。大學士姜曰廣擬俞旨。羣奄共撓之。曰廣曰。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廠衛之有。乃改命五城御史體訪。而罷緝事官不設。

張獻忠陷成都。明蜀王至澍蜀獻王椿九世孫。及巡撫都御史龍文光雒容人。巡按御史劉之勃等死之。

初成都聞賊急。蜀王至澍謀遷于滇。劉之勃持不可。內江王至沂與之力爭。王將行。而守門卒洶洶亂。輜重有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被掠者。事遂寢。已而新撫龍文光。是年春。莊烈帝命文光代陳士奇。總兵劉佳引。率兵三千從川北來。謀設守。諸王大姓逃去者半。華陽知縣沈雲祚謁蜀王。陳守禦策。不聽。聞太平王至涤賢。往說之曰。成都危在旦夕。而王府貨財山積。不及今募士殺賊。疆場淪喪。誰爲王守。至涤言于王。亦不聽。沈雲祚。字子凌。太倉人。至是賊逼成都。文光等分陴拒守。佳引出戰而敗。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刳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樓之勃。屬衆奮擊賊。卻二三里。皆喜。以爲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北樓陷。木石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蜀王率妃妾自沈于井。之勃文光等皆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大罵。賊攢箭射殺之。復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于東門之外。將戮之。忽有龍尾下垂。賊以

爲瑞。遂停刑。文光、佳引卒不屈死。文光見殺于濯錦橋。佳引自投于浣花溪。副使張繼孟。字伯功。扶風人。陳其赤。字石文。崇仁人。僉事劉士斗。字瞻甫。南海人。張孔教。字魯生。會稽人。蜀府左長史鄭安民。浙江人。成都同知方堯相。字紹虞。黃岡人。華陽知縣沈雲祚等。皆死之。士斗被執。見劉之勃與張獻忠語。大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少屈。獻忠怒。命捽以上。士斗返顧。語如前。遂闔門被殺。其赤亦投百花潭死。堯相死于萬里橋下。賊幽雲祚于大慈寺。遣其黨饋食。以刃脅降。不從。遇害。後獻忠復欲用諸人。備百官。繼孟等不爲屈。遂並見殺。

明南京修興寧宮慈禧殿。

先是洛陽之陷。福王母妃與王相失。居于河南人郭守義家。王既立。始遣總兵王之綱奉迎。及是至南京。命于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充賞賜。又諭工部以行宮湫隘。亟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宋紹興之立廟社議者且譏其不以恢復爲心然猶不專爲宮室求安計也福王江左偷安雖側席憂勤尚恐不能固民心而激士氣乃當疆場日蹙汲汲以繕宮殿購寶器爲務與巢幕之謀何異況餉時府庫不充動需搜括以之給軍增疊且不免剜肉醫瘡何況賞賜濫觴非擁立冒功之輩即斜封干進之徒取錙銖而用泥沙叔寶真全無心肝者矣

修興寧宮慈禧殿。剋期告成。以居母妃。尋又封母妃弟鄒存義爲大興伯。時土木並興。賜予無節。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銀。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費數十萬。工部侍郎高倬奏請裁省。光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爲言。皆不納。高倬字枝樓。忠州人。

明以前大學士王應熊爲兵部尚書督師。專討蜀寇。起前寧夏巡撫樊一蘅字君帶。宜賓人。爲兵部侍郎。總督川陝軍務。時張獻忠已據全蜀。惟遵義保境自守。應熊與一蘅避其地。命應熊督師。一蘅總督軍務。討之。又遣御史米壽圖宛平人。巡按四川。命吏部僉堪任監司守令者。從壽圖西行。應熊等乃縞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諸郡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昆明人。復重慶。副將朱化龍等復龍安

茂州一衢乃起舊將甘良臣爲總統合參將楊展等所
携潰卒得三萬人尋復敘州而副將曾英（福建人）連敗賊
軍聲大振亦受一衢節制其他據城奉征調者洪雅則
曹勛（黎州參將）范文光（內江人）松茂則詹天顔（龍巖人）夔萬則譚
宏譚詣一衢遂移駐納溪（注見前）與應熊會瀘州檄諸路
刻期並進獻忠頗懼事皆在明年至（順治三年）我
大淸兵入蜀誅獻忠餘賊南奔至重慶曾英戰歿應熊避
之畢節衛尋卒會
大兵北旋一衢復駐江上爲收復計時蜀中大亂諸將各
據地自擅一衢令不行（順治八年）
大淸兵南征一衢遁山中遣疾卒蜀中將士俱盡
而壽圖出奔沅州至順治十一年城破亦死
明以越其杰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河南諸將各結寨自固其最大者開封汝寧間則劉

洪起南陽。則蕭應訓。洛陽。則李際遇。諸帥中。獨洪起勇
而好義。數殺賊有功。嘗與巡按御史陳潛夫大破賊將
陳德于柳園。潛夫因請予掛印爲將軍。馬士英不聽。前
僉事越其杰本坐贓遣戍。赦居南京。以士英姻婭特起
爲河南巡撫。老憊不知兵。潛夫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
無至者。會其杰以事譖潛夫于士英。蕭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遣子三傑獻捷。潛夫授告身。飲之酒。鼓吹前導出。三傑喜過望。往謁其杰。其杰覬其賄。故爲尊嚴。厲詞詰責。詆爲賊。三傑泣而出。萌異心。潛夫過諸寨。皆鐃吹迎送。其杰間過之。諸寨皆閉門不出。其杰恚。故譖之。士英
竟調潛夫還。以凌駉歙縣人。代之。

明選淑女。
時以母妃命選淑女。羣奄借端肆擾。隱匿者至鄰里連

坐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唐王時死節。本朝賜謚忠裕。）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甚非法紀。御史朱國昌（臨安衛人。）亦以為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尋復使太監李國輔等。分詣蘇杭採訪。民間婚娶一空。

明賜北京死節諸臣贈謚。

北京文武臣殉難者。並予贈謚世廕。立廟于雞鳴山。賜額曰旌忠。其列于正祀者。文臣二十四人。（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申佳允。吳甘來。王章。陳純德。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及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瓊。諸生許琰。　范景文等。事具前。許琰字玉仲。吳縣人。聞京師破。縊古廟。自經。為人所解。及哀詔至。竟不食死。）武臣七人。（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

襄城伯李國楨。駙馬都尉鞏永固。左都督劉文耀。山西總兵官周遇吉。遼東總兵官吳襄。文炳等。事具前。

內臣一人。王承恩。事具前。婦人九人。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襄妻祖氏。事具前。附祀者文臣七人。進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鋐。彭琯。御史俞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煥。孟章明。徐有聲。徐標。事具前。顧鋐。成都人。彭琯。永川人。俞志虞。浙江人。朱廷煥。單縣人。以副使分巡大名。流賊陷城。被執死。武臣十五人。成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迹。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孫維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千戶李國祿。時春事具前。純臣。東平王能八世孫。肇迹。夏國公成十一世孫。文明。寧河王愈十世孫。培民。營國公英九世孫。濂。鄴國公祿七世孫。錫登。蔡國公忠十世孫。裕德。晟十世孫。維藩。鏜八世孫。崇猷。信七世孫。遵周。梁國公成七世孫。先通。守仁曾孫。光燦。與六世孫。履泰。南和伯一元子。內臣六人。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方正化。事具前。鳳翔。司禮秉筆太監。時明。故司禮掌印太監。

憲章國元。皆提督諸監局太監。並殉難。而之心家最富。擇賊拷掠死。命有司春秋致祭。然顧鋐彭瑄俞志虞輩。特爲賊拷死。皆濫與其列。而郎中周之茂等。並以不屈死。事具前。顧未邀贈卹。他如御史馮恒登新昌人。員外郎鄭逢蘭行人謝于宣鄞縣人。郎中李逢申知縣鄒逢吉湖口人。等。皆拷死。亦並獲贈謚。時南北阻絕。多未能核實也。又予前大學士孫承宗。太常少卿鹿善繼祠謚。又湖廣殉難巡按御史劉熙祚。參政許文岐。推官蔡道憲等。並予贈謚。禮部尚書顧錫疇又言。溫體仁得君行政。最專且久。其負先帝。罪大且深。乞削其文忠之謚。而補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呂維祺諸臣謚。庶天下有所勸懲。王亦從之。孫承宗鹿善繼劉熙祚等。事具前。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蘄州陷。被執。賊繫之後營。文岐陰與同繫舉人奚鼎鉉等數十八人。相結圖賊。謀洩。被害。蔡道憲。字元白。晉江人。爲長沙推官。城陷被執。賊啗以官爵。啇大罵。賊磔之。健李林國俊等九人殉焉。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

明封鄭芝龍爲南安伯。尋命爲總兵官。鎭守福建。復令其弟鴻逵。帥舟師駐鎭江防守。

明以阮大鋮爲兵部侍郎。巡閱江防。大鋮之召。大學士高宏圖以去就爭。馬士英意稍折。遲回月餘。至是復用。安遠侯柳祚昌升八世孫薦起大鋮兵部添註右侍郎。仍禁廷臣不得把持阻諫。左都御史劉宗周疏言。大鋮昔爭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詔獄。殺大中者魏璫。大鋮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慮黨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且祖宗故事。九列必用廷推。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少宰。司農。張有譽。少宰。張捷也。未幾而大鋮司馬

又繼之其爲墨勅斜封之漸有不待問者大鋮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給事中熊汝霖亦言大鋮以知兵擢當置有用之地若止優游司馬則樞輔已優爲之何必增置命切責宗周而格汝霖疏不聽尋命大鋮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

九月明黃得功趨揚州高傑以兵襲儀眞不克

初史可法置得功儀眞與傑陰相牽制及是登萊總兵黃蜚將之任蜚與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兵備非常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素忌得功又疑圖己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踣騰他騎馳有驍

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鬬。挾其槊而扶之。八馬皆糜。復殺數十人。跳入頹垣中。哮聲如雷。追者不敢進。遂疾馳至其軍。得免。方鬬時。傑潛師擣儀眞。得功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沒。遂訴於南京。願與傑決一死戰。命太監盧九德及可法遣監軍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往弔。語之曰。土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于高。是將軍收大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亡多爲恨。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爲母賻。得功不得已聽之。

明大學士姜曰廣罷。

曰廣與高宏圖協心輔政。而馬士英挾擁戴功。內結勛

臣朱國弼（保國公永五世孫。）劉孔昭趙之龍。外連諸鎮劉澤清劉良佐等。謀擅朝權。深忌二人。及沮阮大鋮進用。益爲所疾。曰廣遂抗疏乞休。（大畧言。前見文武交競。旣慚無術調和。近睹逆案忽翻。又愧不能寢弭。先帝善政雖多。而頻出口宣。職爲亂階。所得閣臣。則貪淫巧猾之周延儒等。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等。所得勲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狂稱之李國楨等。所得大將。則紈袴支離之倪寵王撲等。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𡎺陳啟新等。後效亦可睹矣。今又創一秘方。但求面對。立談取官。同登塲之戲劇。下毀得意類贏勝之販夫。決廉耻之大防。長僨佞之惡習。此豈可爲訓哉。臣待罪綸扉。半壁東南。有同幕雀。愧死無地。終夜捫膺。願乞骸骨還鄉里。）疏入。慰留之。士英大鋮等滋不悅。國弼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衊忠臣李國楨爲言。交章攻之。曰廣又與士英面詆。（曰廣言。上以親以序。自應立。汝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汝輩欲立潞藩。故成臣功耳。爭辨久之。）宗室朱統𨨗（新建人。）者素無行。士英嗾以

官使擊曰廣疏不由通政司爲禮科所駁通政司劉士楨萬安人亦劾其違制俱不問劉澤清復假諸鎭疏攻曰廣以三案舊事及迎立異議爲詞請執下法司正謀危君父之罪頃之統鐀復劾曰廣五大罪一引用東林死黨把持朝政二交聯江湖大俠日窺南部聲息非謀刼遷則謀別戴三庇從賊諸臣四納賄五奸媳曰廣旣連被誣巇屢疏乞休至是始得請

曰廣入辭諸大臣咸在列曰廣言欲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歸後當還以國事爲重士英勃然曰吾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陛下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居功地耶士英曰汝謀立潞藩功安在爭論久之時不能斷但諭以叔父賢明當立二先生無傷國體也旣出復于朝堂相詬詈而罷

曰廣遂還江西

其後故將金聲桓者初在史可法麾下後隸左良玉良玉死聲桓降于我

大清爲南昌副總兵旣而復叛附桂王由榔迎曰廣以資

號召聲桓敗。曰竄投僾家池死、本朝賜諡忠確。僾家池在新建縣西北僾家樓下。

明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宗周初聞召命。以大讐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因進四策。一曰據形勢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以鳳陽駐親征之師。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劉澤清高傑倡逃可斬。一曰愼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師封賞。孰當孰濫。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受僞官叛逃者宜分別定罪。命納其言宜付史館。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恨甚。滋欲殺宗周。宗周請告不許。遂抗疏劾士英。大畧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以扈蹕微勞。晏然入內閣進中樞者。非士英乎。于是李沾劉孔昭等。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高傑一逃將。而奉若驕子。劉良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奕棋。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爲之。陛下

立國伊始。即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士英不得辭其責。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爲弘光第一美政。優旨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日具疏辭位。且揚言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鑽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之。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至者。皆不忍加害而去。適京口軍亂。事具前。士英以統鑽言爲信。亦震恐。于是澤清疏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劉良佐亦言宗周力持三案。爲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晁錯之自

爲居守。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

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陰結死黨。迫刼乘輿。

如宗周入都。臣等卽渡江赴闕。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

舉國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與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鎭。咸云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輩由是氣沮。宗周

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至南京。會阮大鋮進用。宗周復

請告。王許其乘傳歸里。將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一曰振王綱。毋以主恩傷臣紀。一曰明國是。毋以邪鋒危正氣。一曰端治術。毋以刑名先教化。一曰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內憂。亦但優旨報聞而已。明年六月杭州破。宗周不食死。本朝賜謚忠介。

明史可法遣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

初。可法出巡淮安。閱劉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爲進取

資。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優旨褒答而不能行。至是可法議分布諸將。奏請以總兵李成棟鎮徐州。賀大成鎮揚州。王之綱鎮河南。李本身胡茂楨。隸高傑麾下爲前鋒。而令劉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寧。以防河。用張天祿爲閣標前鋒。駐瓜洲。高傑故跋扈。可法日以君臣大義曉示之。傑感其忠。奉約束。可法因與謀恢復。議調黃得功。劉澤淸二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開歸。且瞰宛洛荆襄。以爲根本。傑遂具疏上之。且曰。得功與臣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耻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爲

傑後勁。而澤清尤狡橫難任。可法不得已。乃移得功廬州。以防桐皖。調劉良佐赴邳徐。進復黃汝。與傑相聲援。傑遂帥兵移鎮徐州。以左中允衛允文（字祥趾。韓城人。）兼兵科給事中。監其軍。（徐州土賊程繼孔。崇禎末被擒至京。乘亂逃歸。傑至徐州。擒斬之。）

明逮前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下獄。

阮大鋮既得志。專務報復。既排去劉宗周等。于是盡召逆案楊維垣、虞廷陛（嘉興人。）等十餘人。及所善蔡奕琛、唐世濟（烏程人。）張孫振、袁宏勳（慈谿人。）等。布列要路。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者。光斗之弟。故與大鋮世讐。又嘗首劾士英、大鋮。益恨刺骨。光先在浙。嘗平許都亂。（都。東陽人。家富任俠。知縣姚孫棐索賄不得。誣其結黨謀逆。都遂反。光先以撫標兵討之。都乞降。遂殺之。姚孫棐。桐城人。）至是

光先已去而都餘黨復叛大鋮因坐以激變逮下獄蘇松巡撫祁彪佳疏救士英大鋮并恨彪佳嗾張孫振論其奸貪彪佳遂移疾去（明年杭州破彪佳即不食尋端坐池中而死　本朝賜謚忠惠）

明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石麒初入朝上疏陳七事（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嚴起廢明保舉交堂廉）褒納之時當考選石麒與都御史劉宗周矢公甄別擬莊元辰（鄞縣人）等十三人為科道馬士英庇其私人更易殆半御史黃耳鼎（蘄水人）給事中陸朗（上元人）有物議石麒以年例出之朗賄奄人內傳留用耳鼎尋亦復官石麒發其罪朗恚疏詆石麒耳鼎亦兩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殺陳新甲石麒疏辯求去益力士英擬嚴旨不許令馳

驛歸。石麒剛方清介。値權奸用事。鬱鬱不得志。士英挾定策功。將圖封。石麒議格之。中貴田成輩請囑石麒拒不應。由是中外皆怨。搆之去。明年。南京破。

大軍至浙江。石麒方居城外。曰吾大臣也。城亡與亡。復入居城中。朝服自縊死。

本朝賜謚忠懿。

冬十月。明以前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南軍務。

時馬士英掌中樞。絶不鋭厲恢復。日以鋤正人。引兇黨爲務。初舉朝以逆案攻阮大鋮。大鋮憾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頗多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以李自成僞號曰順也。士英因疏糾光時亨桐城人。陳名夏溧陽人。周鍾鑣從弟。項煜等。以諸人皆附東林。故重劾之。其他大僚降賊者。反不之及。賄入輒復其官。縉

明末北都當流賊猖獗時自捐軀死節諸臣外有身污偽命者後聞賊已奔逃而南京監國復爾營營干進此等假息偷生若仍以傳聞異辭曲為寬貸即屬與於逆黨之尤然在馬阮憸邪即不惜以引類呼朋私行拯拔其於異已之輩又轉得借題報復以修睚

彥以本兵首先開門從賊。自成敗走。縉彥竄歸河南。至是自言集義勇。擒偽官。收復列城。士英主之。即授原官總督軍務。許便宜行事。給事中李維樾言。縉彥閫冒失機。寸斬莫贖。逆賊入宮。青衣候點。賊敗竄歸。安能復收河北。總督何官。顧畀賊臣。士英等勿恤也。時北都降賊諸臣多以賊敗南還。史可法言。北都之變。臣子皆當有罪。若在北者始應從死。豈在南者。獨非人臣。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鈇鉞未加。且恩榮疊被。獨于在北諸臣。毛舉而槩繩之。豈散秩閑曹責反重于南樞鳳督哉。宜摘其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偽命未污。當罷不問。其逃避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時不能盡從也。

明大學士高宏圖罷。

初阮大鋮入見。以宏圖不附東林引為証。宏圖顧力言

肶舊僚卽解學龍所定爰書六等亦不無輕重失倫掛一漏萬之弊惟史可法論南北諸臣大義最爲嚴切彼倖處南都空閒之局不知厚自刻責而於焦頭爛額之人反唇相詰甚至乘擁立之舉濫賞冒功憪然以爲得計聞可法之言亦可以少愧矣

逆案不可翻。大鋮及馬士英並怒。一日。閣中言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曰。吾故人也。死。醉而哭之。姜日廣笑曰。公哭東林。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畔東林。東林拒我耳。宏圖因從恿之。士英意解。會劉宗周劾疏上。大鋮宣言曰。廣實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力薦張捷謝陞。朝端益水火矣。宏圖因乞休。請召還史可法。皆不許。至是。凡四疏乞休。乃許之。宏圖既致仕。無家可歸。流寓會稽。及南京破。逃野寺中。絕粒而死。本朝賜謚忠貞

明鳳陽地震。

明遣太監孫元德督賦浙江。

先是。命太監王肇基即王坤。督催浙閩金花銀。以給事中羅萬象執奏而止。及是。復遣司禮太監孫元德往浙。督催內庫及戶工二部錢糧。尋以高起潛請餉。又于浙閩增派二十萬。亦令元德催解軍前。

明以張捷爲吏部尚書楊維垣爲通政使。

馬士英獨握國柄一聽阮大鋮計朝政濁亂賄賂公行。將徐石麒既去士英欲用張國維掌吏部而大鋮結內奄取中旨特授張捷士英愕眙良久。楊維垣力謀起官。禮部尚書錢謙益因上疏薦維垣及蔡奕琛且頌士英功而盡雪逆案賈繼春等維垣遂得授通政使未幾進左副都御史奕琛亦授吏部侍郎。

我

大淸兵西討李自成分兵下江南。

先是我睿親王多爾袞令南來副將韓拱薇參將陳萬春等齎書致史可法書曰予向在瀋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

士相接。識介弟於淸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一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

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讐。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

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

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玆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

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讐。特伸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

幼年卽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

有二日。儼爲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鋭。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

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輓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卽。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可法旋遣人答書。

書曰。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于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傯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眞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尚稽天討。煩

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媮安江左。

為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于內閣册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嘆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

竟忘君父之怨敬爲
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悞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凶讐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柟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又爲

守長江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况燕雀處堂漂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嘆無能為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心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于後矣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不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于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于國讐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

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乃

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讐。規此幅幀。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為賊人所竊笑也。

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悞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讐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為國死。竊以為天亡逆闖。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

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讐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
貴國義問。焰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至是。山西山東郡縣。已次第撫定。我
大清乃命英親王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帥師西討李自成。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帥師下江南。

明定諸鎮兵額。

江北督撫四鎮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營額兵一萬五千。時九江總督袁繼咸爲馬士英等所惡。因汰其軍餉六萬。軍中有怨言。繼咸爭之。不聽。繼咸又議造戰艦。檄九江僉事

葉士彥。截買材木。士彥封還其檄。繼咸劾之。士彥同年御史黄耳鼎亦劾繼咸。且言繼咸嘗勸左良玉立他宗而良玉不從。良玉聞之疑懼。上疏明與繼咸無隙。耳鼎受指使而言。由是南京籍籍益謂良玉脅制朝廷矣。

葉士彥。巢縣人。

十一月。明鳳陽陵災。

松栢皆燼。

張獻忠僭號于成都。

獻忠既有全蜀。遂僭號大西國王。僞稱大順元年。修蜀王府居之。設丞相尚書五軍都督府等官。用汪兆麟嚴錫命爲左右丞相。王國麟江鼎鎮龔完敬爲尚書。養子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皆爲將軍。賜姓張氏。鼎鎮完敬尋以小過刵死。胥川中士大夫受僞職。前布政使尹伸。給事中吳宇英皆不屈死。遣諸僞將分居各府州縣。詭開科取士。集于青

江鼎鎮南充人。龔完敬彭縣人。尹伸敘州人。吳宇英廣元人。

羊官盡殺之。筆墨成邱。塚坑成都民于中園。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僞官朝會。呼獒數十下殿。獒所齅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創生剝人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會諸郡義兵並起。獻忠憤怒。誅殺益毒。川中人跡殆絕。列城內至雜樹成拱云。後二年。獻忠盡焚成都宮室。夷其城。率衆出川北。又欲盡殺川兵。僞將劉進忠率川兵。一軍盡逃。會我
大清兵至漢中。進忠降。乞爲嚮導。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
大兵。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擒出斬之。鹽亭。魏縣。今屬四川潼川府。

明史可法帥師進次清江浦。

可法聞李自成敗還陝西。決策北行。高傑既赴徐州。可法遂帥師進次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畧中原計。時諸將各分汛地。擇便利者。自王家營在清河縣東北。黃河北岸。而

北。至宿遷。最衝要。諸鎮不敢任。可法自任之。令幕下文武。築壘緣河南岸。可法以自成未滅。上疏請須討賊詔書。大畧言。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膜外。憶臣等迎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先皇帝死于賊。恭皇帝亦死于賊。此千古未有之痛。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臣恐恢復無期。即偏安亦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且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當誅。曾無功足錄。臣子登極詔藁。特將加恩一欵刪除。不意後來。仍復開載。致貽笑天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尤宜慎重。專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至行兵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可行。勸輸亦難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衎。

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已者，亦槩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深宮曲房。豈能安處，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意在雪恥報讐。振舉朝精神。萃萬方物力。盡并于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疏奏。不省。時諸鎮位秩已崇。咸逡巡無進師意。可法悔之。語其客。欲斬已。及馬士英高宏圖姜日廣四人頭。爲任事不忠之戒。因上疏請責成諸鎮進戰。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士英第取優旨報之而已。

我

大清兵入宿遷

我

大清兵取海州。遂取宿遷。史可法舟次鶴鎮。聞報。遣總兵劉肇基往援。復其城。越數日。

大清兵圍邳州。軍城北。肇基拔之。軍城南。相持半月而解。

復分兵拔贛榆豐沛等縣皆降。可法以聞。馬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楊士聰問故。士英曰。君以爲誠有是事耶。此史公妙用也。歲將暮。防河將吏應敘功。耗費軍資應稽算。此特爲敘功稽算地耳。楊士聰濟寧人。

明命榷酒稅。

馬士英請榷酒助餉。下部議。從之。士英又請免童生府州縣試。分上中下戶納銀。即赴院試。又奏開助工等例。暴斂益甚。民間因有掃盡江南錢塡塞馬家口之謠。

明逮治前昌平巡撫何謙。崑山人。等。

御史沈宸荃慈谿人。言經略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先帝拔永吉爲總督。不救國危。擢縉彥典中樞。卒先從賊。即加二人極刑。不爲過。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觀

望逗遛。縉彥狼狽南竄。死何以對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亦當按。都城既陷。守土臣宜皆厲兵秣馬。以報國讐。乃賊塵未揚。輒先去以爲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尚可容偃臥家園乎。疏入。永吉。縉彥釋勿問。逮謙。祖德等付法司治之。

明桂王常瀛卒于梧州。

常瀛初封衡州。張獻忠陷湖南。常瀛走廣西。遂居梧州。至是以憂悸致疾卒。常瀛世子先卒。次子安仁王由楥。未幾亦卒。次由榔。初封永明王。至順治三年八月。大兵下汀州。執唐王聿鍵。于是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迎由榔監國。十一月。自立于肇慶。號永曆。

曾

大兵克廣州。式耜請駐軍峽口。太監王坤不從。挾由榔走梧州。至順治四年。正月

大兵向肇慶。由榔復走桂林。又走武岡。柳州。會

大兵東還。由榔旋返桂林。順治五年。南昌總兵金聲桓等叛降于由榔。復還肇慶。順治六年。

大兵下湘潭。總督何騰蛟死之。尋入桂林。大學士瞿式耜亦死。由榔大懼。自梧州奔南寧。時孫可望已據滇黔。受封為秦王。順治八年。遣兵至南寧。殺其大學士嚴起桓等。順治九年。可望迎由榔入安隆所。改曰安龍府。日益窮促。聞李定國與可望有隙。遣使密召定國。以兵來迎。可望偵知之。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數人。順治十三年定國至。乃奉由榔走雲南。由榔封定國晉王。順治十四年。可望舉兵與定國戰。大敗。挈妻子降于我

大清。順治十五年。

大兵三路入雲南。由榔走永昌。順治十六年。

大兵克雲南。由榔走騰越。定國敗于潞江。由榔走南甸。遂入緬。緬以四舟迎由榔。隨行者六百餘人。緬人于赭硜置草屋居由榔。遣兵防之。順治十七年定國等與緬戰索其主。連敗緬兵。緬終不肯出由榔。時平西大將軍吳三桂。以由榔尚在。請進兵緬甸。以靖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我

大清命定西將軍愛星阿。率師會之。三桂遂傳檄緬甸。諭

以擒獻由榔。順治十八年正月。三桂遣二士官至緬示師期。三月。師至猛卯。會犛發撤兵。而緬酋莽猛白慶得三桂檄。欲生致由榔。乃密使人防守。誘其從官沐天波等渡河盟。盡殺之。惟存由榔與其屬二十五人。九月。三桂及愛星阿。帥師自南甸隴川猛卯進。別遣兵取道姚關鎮康。孟定。十一月。會于木邦。遂趨緬。十二月。次舊晚坡。去緬城六十里。緬使人請兵百人。進蘭鳩江濱。爲扞衛。遂執由榔及其親屬送三桂軍前。明年四月。由榔死于雲南。嚴起恒。浙江山陰人。安隆所。本元普安路地。明設守禦所。今爲南籠府。屬貴州。吳貞毓。字元聲。宜興人。按何騰蛟諡忠誠。瞿式耜諡忠宣。俱　本朝賜

十二月。我

大清兵克河南府。

高傑至徐州。沿河築墻。專力備禦。且遣人通好許定國。太康人。　爲聯絡河南計。張縉彥亦奏定諸將分地。王之綱自永城至寧陵。許定國自寧陵至蘭陽。劉洪起自祥符至汜水。會

大清兵至孟津。先遣精兵渡河。沿河十五寨堡。俱望風歸附。

大兵入河南府。總兵李際遇迎降。緒彥等並走沈邱。河南撫鎮飛章交急。命傑率兵進屯歸德爲備。已而

大兵別由濟寧南下。至夏鎮。復自洛陽圍鄧州。可法。傑及劉澤淸等。各具疏告警。馬士英言。北兵雖在河上。然賊勢尚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况彊弱何常。赤壁三萬。淝水八千。惟在諸將策勵之而已。卒不應。

明命馬士英閱兵。

將大閱京軍。適有疾不出。因命士英代之。時工費無度。荒酒漁色。閹人田成等擅寵。士英輩亦因之竊權固位。政以賄成。識者皆知其不堪旦夕。阮大鋮嘗以烏絲闌劇進之。時歲將暮。福王一日居興寧宮。憮然不樂。韓贊周請其故。王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奴以陛下或

思皇考。乃
作此想耶。

明重頒三朝要典。命追卹逆案諸臣。

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力詆王之寀楊漣等。而爲劉廷
元霍維華等訟寃。乃命求三朝要典。宣付史館。尋復令
刪定刊行。吏部尚書張捷力稱維華等忠。請表章三案
諸臣。因盡追賜卹典。贈廕祭葬謚全者。維華等六人。贈
廕祭葬不予謚者。徐大化等二人。
贈祭葬者徐揚先等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徽等三
人。他若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章光岳等。雖名不麗于
逆案。而爲清論所不予者。亦賜卹有
差。徐揚先江寧人。章光岳臨川人。袁宏勳復請追論
焚要典諸臣罪。袁繼咸疏言要典已經先帝焚毀。何必
復理其說。未進宜寢之。已進宜毀之。不聽。

明妖僧白稱齊王。伏誅。

錢謙益在崇禎閒因廷推牽引關節久致沉淪爾時無識之徒猶以其與温體仁不諧頗冐清流之目迨南京起用卽甘心獻媚權奸不惜抗疏頌解寃修好是其平昔飾偽盜名祇以希心柄用及一經蹉跌而熱中躁進更復不能自持卒之大鋮等忮刻相尋仍不免于列名羅織彼屈

有狂僧大悲。自稱齊王。又稱潞王。爲趙之龍所捕。下鎮撫司勘訊。阮大鋮與張孫振謀。欲假以誅東林及素所不合者。令大悲引諸臣擁潞王。可一網盡也。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宏圖等名。一時人望。無不備列。納大悲袖中。錢謙益先已上疏頌士英。且爲大鋮訟冤修好矣。大鋮憾不釋。亦列焉。將窮治其事。獄詞詭秘。廷臣皆自危。而士英不欲與大獄。乃第當大悲妖言律斬而止。

乙酉 福王由崧弘光元年。是年五月。我大清兵下江南。福王就執。明亡。 春正月。明以南京宮殿成。推恩諸臣有差。

加史可法太保。馬士英少師。王鐸少保。予廕。仍以士英

節以求容于宵小者亦徒
足自貽身譏焉耳

掌文淵閣印充首輔辦事。可法力辭太保。許之。可法爲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在軍中絕飲。除夕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殽肉分給將士已盡。乃取鹽豉下之。思先帝。泫然淚下。凭几臥。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啟。左右遙語其故。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令鼓人仍擊四鼓。可法寤。怒曰。誰犯吾令。左右述民育意。乃免。

任民育。字時澤。濟寧人。

明定北都從逆諸臣罪。削刑部尚書解學龍籍。

先是。命治從賊諸臣獄。倣唐制六等定罪。學龍議定。爲爰書分別上之。一等應磔者十一人。吏部員外郎宋企郊。舉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嶙然。太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喻上猷。山西提學參議黎志陞。陝西布政使陸之祺。給事中高翔漢。潼關道僉事楊王休。檢討劉世芳。嶙然。義烏人。振聲。米脂人。上猷。石首人。志陞。華容人。世芳。膚施人。二等應斬秋決者四人。給事中光時亨。河南提學僉事鞏焴。庶吉士周鍾。兵部主事方

允昌。靖。真寧人。允昌。浙江人。三等應絞擬贖者七人。翰林院修撰兼都給事中陳名
夏等。四等應戍擬贖者十五人。禮部主事王孫蕙等。孫蕙。無錫人。五等應
徒擬贖者十人。通政司參議宋學顯等。六等應杖擬贖者八人。工部
員外郎潘同春等。同春。餘姚人。其留北俟後定奪者十九人。少詹事何瑞徵
等。瑞徵信陽人。另存再議者二十八人。給事中翁元益等。元益。上海人。又
已經錄用者十人。兵部尚書張縉彥等。奏入。諭以周鍾等不當緩
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宋學顯潘同春等擬罪未合。令
再議。惟方拱乾名在五等。以結納馬阮。特免其罪。拱乾。桐城人。至是學龍更擬周
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候補小臣。受僞
無據。仍執前律。時馬阮急欲殺周鍾。學龍欲緩其死。謀
之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俞旨褒以

詳慎平允士英大怒然事已無及大鋮暨張捷楊維垣等聲言欲劾學龍學龍引疾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詆其曲庇行私遂削籍後周鍾光時亨既死大鋮等即傳旨二等罪斬者謫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爲民永不敘用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實未嘗正刑辟也周鍾等被戮事俱詳後

明總兵許定國誘殺高傑于睢州

傑帥兵進次歸德定國方駐睢州故與傑有怨嘗上書詆傑爲賊故傑恨之而定國亦已遣使納欵于我

大清且送其二子渡河爲質乞濟師往援傑微聞之招定國相會不應傑復邀巡撫越其杰等同往睢州定國始郊逆毀其軍而以羸見且故爲屈服狀傑心輕定國遂

入城其杰止之不聽十一日定國置酒享傑傑飲酣爲定國刻行期且徵及送子事定國益疑無離睢意傑固促之行定國怒夜伏兵傳礮大呼其杰等亟遁走傑醉臥未起衆擁至定國所殺之○先是傑以定國將去睢盡發兵戍開封所留親卒止數十人定國僞恭順多選妓侍傑而以二妓偶一卒寢卒盡醉及聞礮欲起爲二妓所掣不得脫皆死明日傑部將同軍攻城自東門入老弱無孑遺定國奔考城尋走降于

大清軍。黃得功聞傑死復引兵襲揚州將盡殺其妻子以報城中大懼史可法急命同知曲從直諭解之乃引兵去。曲從直遼東人。

明以吏部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尋復以唐世濟爲右都御史皆阮大鋮援之也。

明以衛允文爲兵部侍郎總督開歸防勦軍務。

高傑旣死部下兵將大亂互爲雄長睢州旁近二百里。殺戮無遺史可法聞之流涕曰中原不可爲矣遂馳至徐州以總兵李本身乃傑甥請用爲提督代統其衆又立傑子元爵爲世子撫定其軍黃得功劉澤淸良佐聞可法欲以本身將傑軍連章劾之而監軍衛允文希馬士英指亦論可法督師爲贅士英喜即擢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標下兵爲經畧開歸防勦軍務以分其權可法益不得展布矣尋撤傑兵回揚州改命劉良佐防歸德

我

大淸兵克西安李自成走襄陽。

我
大兵至潼關。賊將劉芳亮迎戰。奮擊敗之。俘斬無算。自成
親率馬步兵至。復大破之。遂克潼關。偽伯馬世耀以七
千人來降。斬之。進克西安。自成已焚宮室。由龍駒寨走
武關。入襄陽。復走武昌。我
大兵兩道追躡。蹙之于鄧州。承天。德安。武昌等處。窮追至
賊巢。連破走之。自成至湖廣。衆尚五十餘萬。尋為我
大兵所迫。部衆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延寧。蒲圻。至通城。竄
于九宮山。率二十騎。略食山中。為村民所困。自縊死。或
曰。陷泥淖中。村民擊之。腦中鉏死。時我
大兵遣識自成者驗其尸。朽莫辨。獲自成兩從父偽趙侯
偽襄南侯及偽汝侯劉宗敏等。皆斬之。其兄子過偕諸
賊帥。奔自成妻高氏。降于唐王聿鍵。未幾亦死。蒲圻
晉縣。通城。宋縣。
今俱屬武昌府。

二月。明以阮大鋮爲兵部尚書。

命大鋮以尚書協理部事。仍巡閱江防。大鋮雖長中樞。置一切兵事不問。顧時時撓六部權。任劉應賓沂水人。爲文選。濁亂銓政。再舉考選。擢其私人二十餘人爲給事御史。嘗欲罷撫按糾薦。令納金于官。糾者免薦者予其謬誕如此。中書舍人林翹。善星術。以嘗决士英必大用。半歲間。遂躐授左都督銜蟒服趨事總督袁繼咸。請以陳麟鄧林奇爲總兵。大鋮索賄。始給勅印。諸自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帥。時人爲之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林翹。江浦人。

三月。明人有自稱崇禎太子者下獄治之。

北都之變。李自成刼太子慈烺西走。不知所終。或傳其已遇害。至是。有自北來稱太子者。召勳臣朱國弼等閣

臣馬士英等翰林劉正宗（安邱人）等入見武英殿面諭同府部九卿科道辨驗眞僞日午羣臣奏係故駙馬都尉王昺（高陽人尙穆宗女延慶公主）姪孫王之明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鴻臚少卿高夢箕（河間人）家丁穆虎教之詐稱太子乃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越四日復逮夢箕穆虎鞫于午門外皆具服亦下刑部獄時都下士民皆以太子爲眞衆論籍籍謂士英等朋奸導上滅絕倫理黃得功卽抗疏爭之（疏略言東宮未必假冒先帝子卽上子未有了無證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諸臣諂徇者多抗顏者少卽明白識認亦不敢抗論取禍矣）命三法司覆訊王之明等遂令煅得功原疏以絕奸謀左良玉亦疏請保全東宮且斥士英等爲奸臣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審明畧節諭之

而巳。

明河南婦人有自稱王妃者下獄治之。

河南有婦人童氏自稱藩邸王妃劉良佐信之巡撫越其杰具儀從送至京以爲假冒下童氏錦衣衛獄以前巡按御史陳潛夫嘗于逆旅稱臣朝謁亦逮治之中外譁然良佐因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姧貽天下口實命將獄詞刊布以息羣疑。

我
大清兵定河南。

我
大軍既定關陝復移師下江南出虎牢關口分兵自龍門

闘及南陽三路同趨歸德克鄖城上蔡諸縣所過城邑皆望風欵附遂進取歸德巡按御史淩駉及其從子潤生死之南陽副將李好降河南悉定

明左良玉舉兵反

良玉既與馬士英有隙士英謀築板磯爲西防良玉歎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而黄澍匿其軍中與諸將日以清君側爲請良玉躊躇弗應會王之明事起良玉爭不聽心甚不平澍欲借此激衆以報巳怨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亦以士英裁其餉益大憾反意遂決乃傳檄遠近以討士英爲名復上疏請誅之疏言自先帝之變士英利災擅權事事爲難逆案先帝手定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士英復修之又募死士伏皇城詭名禁軍動曰廢立由我陛下即位之初恭儉明仁士英百計誑惑

進優童艷女。傷損盛德。復引用阮大鋮。睚眦殺人。借三案爲題。凡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裂足解體。目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士英一手握定。抹殺識認之方拱乾。而信朋謀之劉正宗。恐以十七年嗣君。付諸幽四。凡有血氣。皆思寸磔士英。大鋮。以謝先帝。乞立磔市朝。傳首抒憤。疏上。遂引兵而

東。自漢口達蘄州。列舟三百餘里。士英大懼。急命阮大鋮劉孔昭率兵會黃得功。趨上江堵禦。袁繼咸請赦太子以過。止之不聽。良玉之發武昌。邀總督何騰蛟偕行。

不可。則盡殺城中人。劫之。騰蛟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到。良玉部將擁去。置之別舟。乘間躍入江。漂十餘里。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忠義侯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人謂騰蛟忠誠。得神祐云。

夏四月。明周鍾光時亨伏誅。遂殺前禮部郎中周鑣山東按察司僉事雷縯祚。

先是馬士英以鑣縯祚嘗主立潞王議。指爲姜曰廣私

黨。令朱統鑽劾奏逮治。及周鍾光時亨下獄。士英復言二人罪應族誅。而請以鏢從坐。阮大鋮亦與鏢有夙憾。于是御史羅萬爵。蕪湖人。王懩等連疏詆鏢纘祚。至比纘祚為成濟。請亟正西市。至是左良玉稱兵入。情洶洶。而良玉檄中復斥其搆陷鏢纘祚狀。士英等益怒。因謂鏢實召良玉兵。遂戮鏢及時亨。而賜鏢纘祚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因良玉兵東下。故大鋮輩急殺之。

明徵劉良佐等將兵入援。

左兵將至。馬士英急調良佐等入衛。劉澤清亦以勤王為名。大掠而東。時史可法以

大兵將及淮南。連疏告警。時召對羣臣。大理少卿姚思孝。

歙縣人。御史喬可聘。寶應人。成友謙。南通州人。請毋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士英厲聲叱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力排思孝等議。淮揚備禦益弱。

明左良玉死于九江。

良玉至九江。邀袁繼咸入舟中。語及太子下獄事。大哭。因袖出密諭。邀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色變。乃改檄為疏。駐軍俟旨。繼咸歸。方謀拒守。而部將郝效忠陰約良玉兵入城殺掠。縱火殘其城而去。良玉已疾篤。夜望城中火光。太息曰。吾負臨侯。繼咸別號。嘔血數升。遂死。其子夢庚。秘不發喪。

諸將共推爲帥。留七日而東。兵勢尚盛。自彭澤以下皆陷。黃得功方駐軍荻港。（在繁昌縣西。）進拒夢庚于銅陵。破之。解其圍。阮大鋮等日虛張揑音以邀爵賞。得功尋復敗其衆于板子磯。乃封得功靖國公。命移家太平。一意辦賊。良玉後營總兵惠登相。本降寇過天星。感良玉恩。有貽書言留待後軍。登相大詬曰。若此則反不如我前爲流賊時矣。如先帥末命何。撤其軍返。夢庚索輕舸追之。相見大慟。登相以夢庚不足事。遂引兵絕江去。諸將乃議還軍。而

大清兵已至江北。夢庚遂執袁繼咸及安慶巡撫張亮。偕黃澍率衆歸附。亮乘間赴水死。繼咸北行。亦不屈死。（張亮。四川人。[illegible]繼咸。本朝賜[illegible]諡[illegible]毅。）

我

大清兵克泗州。

大軍自歸德起行。頴州。太和悉下。兵未至泗州二十里。遣
將先奪泗北淮河橋。守將焚橋遁走。我
大兵遂夜渡淮。翌日追五十餘里。不及。
我
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兵部尚書兼大學士史可法等死之。
可法初聞
大兵日南下。將移軍泗州。防護祖陵。輜重已發。而左良玉
稱兵。召之入援。渡江抵燕子磯。黃得功已破良玉軍。可
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嚴歿。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
許定國兵將至。盡殺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

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獨總兵劉肇基自白洋河在桃源縣西白洋鎮。即潼水之下流也。趨赴請背城一戰可法持不許十八日

大清兵大至屯斑竹園招諭可法及衛允文等降不從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用巨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既就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乃殺之可法死覓其兵遺骸天暑蒸變不可識踰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于揚州郭外之梅花嶺。梅花嶺在揚州府新城廣儲門外一名土山。劉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巷

戰力不支。與副將乙邦才。青州人。馬應魁。字守卿。貴池人。莊子固。字憲伯。遼東人。汪思誠等皆死。衛允文赴水死。及在籍侍郎張伯鯨。自經死。知府任民育。著緋衣。安坐堂上就殺。同知曲從直。王纘爵。鄞人。知縣周志畏。亦鄞人、羅伏龍。新喻人。吳道正。餘姚人。運使楊振熙。臨海人。縣丞王志端。孝豐人、幕客盧渭。字渭生。長洲人、歸昭、崑山人。等皆死之。員外郎何剛。字慤人。上海人。庶吉士吳爾壎。崇德人。皆參可法軍事。城破。亦投井死。其他諸生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績。王續。又有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及婦女死節者不可勝紀。時福王命劉澤清往援揚州。而澤清已潛謀輸款我

大清。大清惡其反覆。磔誅之。按史可法。本朝賜謚忠正、

五月我

大清兵渡江。

我

大清兵臨江。總兵鄭鴻逵鄭彩。以水師守瓜洲。副使楊文驄駐金山。扼大江而守。會王攉文驄常鎮巡撫兼督沿海諸軍。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逵等兵南岸。與

大清兵隔江相持。

大清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礮石。以爲獲勝也。日奏捷。己丑夜。

大清兵乘霧而濟。迫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陣甘露寺。鐵騎蹙之。悉潰。蘇松巡撫霍達。長安人。及文驄俱走蘇州。鴻逵等縱兵大掠。遁還閩中。

明福王出奔太平。

京口敗軍奔還。南京大震。福王荒宴至夜半。跨馬自通濟門出走。遂奔太平。劉孔昭斬關遁。馬士英以黔兵自衛。挾福王母妃走浙江。亂兵入獄。擁王之明立之。時黃得功方收兵屯蕪湖。福王潛入其營。得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對敵。安能扈駕。王曰。非卿無可仗者。得功泣曰。願效死。士英遁廣德。知州趙景和閉門拒守。士英攻殺之。遂走杭州。阮大鋮亦自上江逃至。未幾。

大兵至杭州。潞王常淓開門降。士英與大鋮俱走嚴州。方國安營。明年。

大兵勦湖賊。擒士英。誅之。大鋮乞降。從

大兵攻仙霞關。僵仆石上死。

我

大清兵定南京。

大軍營城北。總督京營忻城伯趙之龍奉表納欵。勳戚白魏國公徐州爵。宏基之子。駙馬都尉齊贊元。尚光宗女遂平公主。靈璧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昌等。大臣自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等。文武數百員。并城內官民迎降。高傑子元爵。及廣昌伯劉良佐等。亦于沿途歸附。得馬步兵二十三萬。

大兵遂入屯城中。時刑部尚書高倬。吏部尚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垣。皆死之。而庶僚殉難者。則有儀制司主事黃端伯。不屈死。戶部郎中劉成治。自縊死。戶部主事吳嘉允。謁方孝孺祠。從容投繯死。中書舍人龔廷祥。投武定橋下死。欽天監博士陳于階。自經于公署。其諸生布衣死者。則有吳可箕。金壇陳士達等。

端伯。字元公。建昌新城人。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嘉允。字繩如。松江華亭人。廷祥。字伯興。無錫人。于階。上海人。何

箕。徽州人。舉士
達。俱南京人。

我

大清兵至蕪湖。明總兵田雄宣府人。刦福王由崧以降。靖國公

黃得功死之。明亡。

南京既定。我

大清遣官兵及降將劉良佐等襲太平。福王登舟。欲渡江

走。

大兵據江口。截其去路。黃得功以戰荻港時傷臂。衣葛衣。

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方督麾下八總兵結束前迎戰。

而良佐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飛矢

至。中其喉左偏。得功知不可為。擲刀。拾所拔箭刺吭死。

本朝賜謚忠桓。其妻聞之。亦自經。總兵翁之琪投江死。田雄遂挾福王以降所屬總兵及部衆俱降。我

大兵執福王至南京。改南直隸爲布政司。以應天府爲江寧府。分徇郡縣。無不歸附。江南悉定。

王師遂進平浙江。